



幽
冥
寶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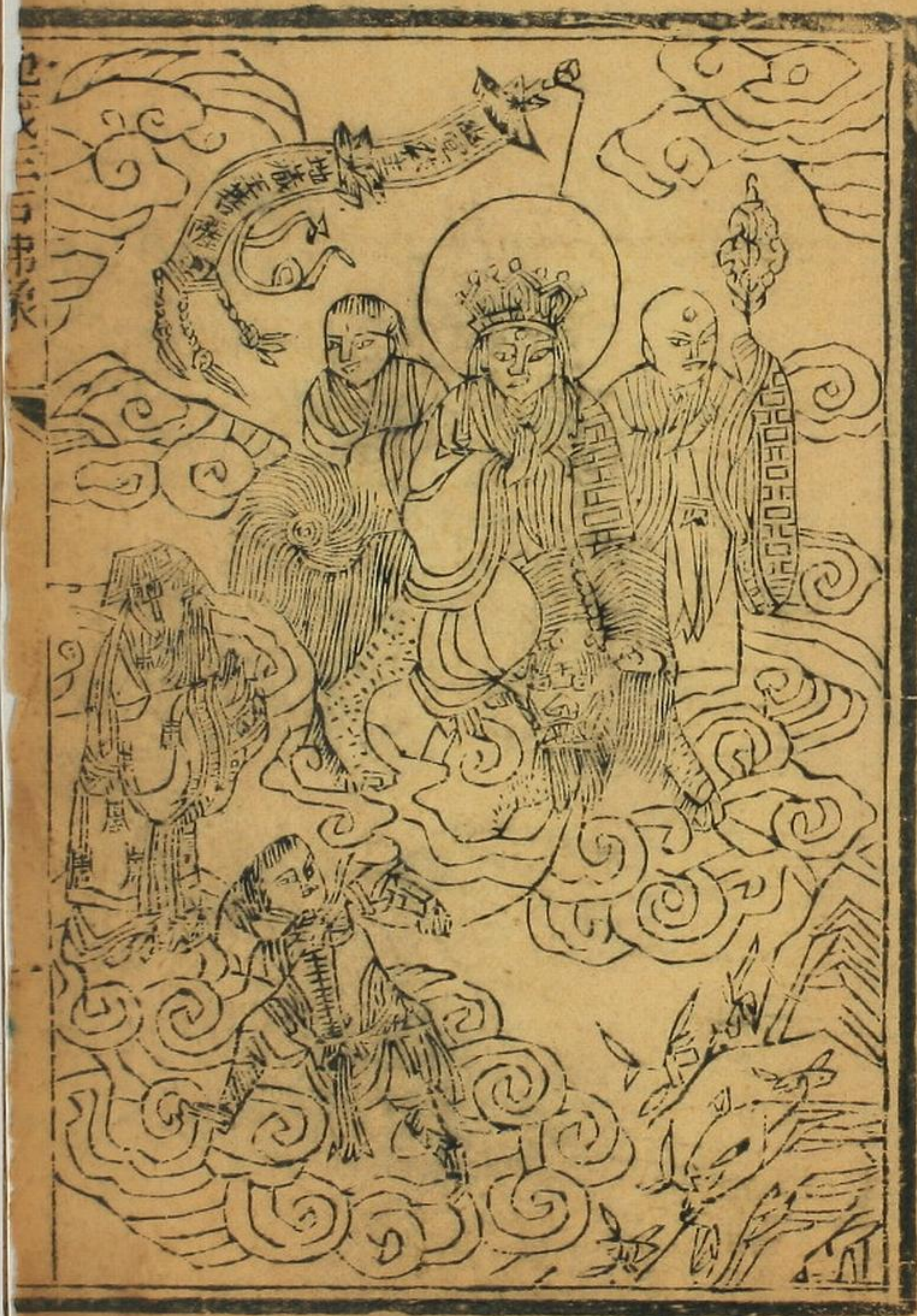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399
39



光緒二十四年秋望刊

幽冥寶傳

燕南
胡恩真重刊



菩薩尊像善信思量古佛怎成寶傳細講自始至終立志標榜原人效法德威上蒼訪遇明師指點黃房真我
都一玄關古光真主人翁三教同堂世人得受能躲無常功圓果滿朝拜無皇超玄拔祖極樂無疆方慰古
佛度人心腸不負三期諸真駕航不負刊印心意闡揚不枉來世投東一往聖清良民名教綱常大喊一聲急
出羅網如若不然墮落汪洋仙根佛子急訪慈航
光緒己亥卯月朔八日易南子謹啟

序

幽冥寶訓者地藏古佛訓世之書也佛以至德大孝
主教幽冥因以己之德望人之共修其德以己之孝
望人之共敦於孝不啻主教幽冥並欲垂訓陽世是
以不憚苦心苦口刊爲善言傳於萬世無非望人之
洗心滌行同歸於善而已然其書流行海內奉行者
固多未見者亦復不少今春遇一善士奉送一部反
復披閱覺其理正其事核其文簡明而易曉其案確



實而有據誠救世之藥石渡人之寶筏也嘗欲多買
廣送而原版燬於兵燹不勝悼歎因商諸同人重行
剞劂用廣流布緣訪名士逐字逐句細加考訂更輯
平日所見聞者列之爲案雖文不無異同而事皆有
確証非任意杜撰者比覽是書者務須誠心奉行改
過遷善體教主救母之心將見得親順親卽不愧爲
人爲子更何難成佛成仙由是同超苦海共登福地
庶不負吾佛救世之苦衷也夫是爲序

重刊幽冥寶傳序

蓋聞幽冥始終初無二理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故訓
世者不徒責諸王章之昭著而必惕以陰律之森嚴
此幽冥寶傳之所以出也陂邑夏君雨麒先生謂是
編傳世已久恐卽殘缺因欲重付梨棗廣爲印送併
勸安仁堂等二十餘公各出資財共襄善舉索余於
序余非能文者乃粵稽史鑑菩薩法名目鍵連嘗師
事如來救母於餓鬼羣叢後成道於唐喜宗時勅封

地藏王菩薩職掌幽冥教主夫菩薩生而爲孝子死而爲尊神故其爲傳也理明義確詞簡韻清讀者悚目聞者動容斯誠濟世之慈航壽世之良藥也誠有好善君子樂輸義囊刊佈四方俾家值一編朝夕披閱斯善心感而惡志祛烝烝向化庶於治道不無小補也此則 余與兩猷諸公所厚望也夫是爲序
光緒七年歲次辛巳孟夏月中浣 穀旦

激川王作礪沐手敬撰

燕 知一子敬閱

目連救母幽冥寶傳

青陽山人冠五氏校

南 胡恩真捐貲重刊

西江月調

世間善惡兩類果報看來無偏暗室衾影細究研神靈刻刻窺鑒造孽多遭凶報積德可列仙班報應遠近甚顯然絲毫不漏半點

爾時梁武帝登基以來存心好道廣種福田勤修善

果傳下聖旨命人創修廟宇五里一寺十里一菴有
鰥寡孤獨無依無靠者收留於菴觀寺院之內在釋
者爲僧在道者爲道好善之士施捨錢米並皇上又
發銀兩以供口腹每誦釋道經懺早晚焚香消解他
慳却罪愆經聲响噫驚動天地神靈無不欽羨感徹
西方二十八祖名達摩尊者欽領法旨臨凡來渡
武帝誰知梁武帝不識西來大意 達摩見梁武帝
難以度轉聞神光講經說法盡善盡美只講的天花

亂墜地湧金蓮達摩來至台前拱手而言曰講經者
何意也神光曰無非想超昇天堂躲脫閻君達摩卽
用手捻筆拿紙遂畫一餅曰你若餓了食此可以充
饑神光曰此是紙餅何以充饑達摩曰你講此經白
的是紙照的是字焉能超昇天堂躲離閻君神光聞
言惱怒手舉素珠迎面打來打吊達摩門牙二齒欲
要吐出恐有大旱三載不忍黎民遭此塗炭無奈將
牙連血吞入腹內 祖師恐後人悞入此套不能返

本歸根將素珠十粒化爲十殿閻君以顯邪正這
祖師往熊耳山養牙去了神光恍惚不見僧人忽然
現出十位尊神神光曰你是何神到此爲何答曰吾
十殿閻君是也前來勾你真魂早入地府神光曰吾
日每講經說法未必不能躲閻君答曰汝不能也神
光問曰誰人能躲答曰時纔那位僧人能躲閻君神
光卽時屈膝跪地告曰大神慈悲饒我不死得復遇
那僧人指示超脫之法不忘大恩言畢十大尊神杳

然不見彼時神光尋至熊耳山前遇見達摩跪求大
道手執戒刀砍去左膊紅血齊腰達摩尊者見之不
忍將先天大道授與神光面壁九年從此東土立下
道根不提却說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日每好善
豈知天地無私報應不差分毫反賊侯景領定人馬
將梁武帝團團圍困內無糧草外無救兵餓死臺城
這天加奇報是何故也因武帝前生是一樵夫打樵
之時有正念之差猴食干糧尋猴洞而塞之羣猴受

聖元帝

餓而死今轉侯景圍困臺城以報前世之仇打柴養
母極其孝順心性純良廣積陰騭一日大雨滂沱見
有破廟一座佛像被其雨淋一時心中不忍施竹笠
以遮金身種下佛緣所以今生得為帝王掌立朝綱
不迷本性勤培善功惜乎不識達摩西來玄妙難成
正果自武帝去世厥後文武諸臣扶元帝復位掃滅
侯景誅盡八苗清查盡忠之臣有後裔者准蔭世襲
元帝於時各州府縣標下皇榜天下減罪三等免糧

王舍城、傅家莊

傅天斗、夫人李氏

一次恩科一場人民無不稱讚有王舍城中傅家庄
前一人姓傅名天斗夫人李氏日每好善吃齋修行
愛惜物命傅天斗係二甲進士出身後為湖南長沙
府知府因武帝困在臺城天斗押糧被侯景拿獲以
受其戮後李氏看破名利富貴是假日每看經唸佛
立志不染紅塵之事凡府中大小男女不准殺生害
命積功培德樂善好捨李氏有一姪兒名李倫自天
斗一死府中大小事概是李倫幫辦這李倫面善心

姪兒李倫

惡出言乖張李氏好善之人不以爲然李倫一日在外見皇上有榜清查遇難盡忠後裔以蔭世襲之職回家報與姑母得知李氏正唸經畢下了經堂座在靜室李倫入室作禮而言曰愚姪與姑母請安叩喜李氏曰喜從何來答曰天子曉諭處處清查各忠臣之後應當世襲想我姑父昔日在朝做官被賊屈誅今表弟應受世襲李氏不言思想一會謂李倫曰家裕清閑不喜官宦古人有云不願今世重重貴但願

傳
來生個個賢姪可知之否言畢往經堂而去李倫見是如此不敢多言私自想道天子有恩姑母反不如意豈不把這場好事白白拋棄不成不如去到書房會過表弟纔是隨來至書房傅崇迎接入室李倫曰恭喜表弟如今喜氣臨門了崇曰何喜之有倫答曰天子曉諭天下凡遇難盡忠之後悉該世襲如何不喜傅崇也不以爲然信口言曰何必去求官求官長孽冤不貪名與利快樂似神仙李倫答曰表弟甚愚

幽冥傳
五
痴現成福不受既然淡名利爲何苦讀書想姑夫昔
在寒窻苦用功夫後得二甲進士求官遠行受無邊
之勞爲一世之官後被賊蠻之誅甚是可恨今天子
有道褒封世襲表弟反曰不愛一則辜負聖恩二則
不顯親名自此看來你真爲不孝之罪人矣李倫言
之甚切傅崇聽之悲傷意欲不受世襲後人道其不
美死入九泉又難見父顏故纔應允問曰此事何以
安之倫曰原在本縣投報申文上司必然披究崇曰

既如此代弟稟告母親倫曰姑母不遂反爲不美大
事齊備再稟不遲隨時李倫行至王舍城中稟明縣
官縣官察問李倫將某年某月會進某年上任某年
押糧何處受斃一一稟告縣官申文上司本奏天子
天子降旨子頂父職仍座長沙知府卽批扎文王舍
城中一本縣官料裡明白卽日走馬上任紅報報與
傅府李倫滿面歡喜通報姑母知之李氏推而不受
喚其子傅崇訓戒一番

李氏女坐客堂心中

酸痛

傅崇兒聽為娘講說

分明

想你父坐寒窗苦把

川功

大個學中個舉還望

高陞

會了進回家來人人

敬欽

揚名聲顯父母滿門

光增

皇王爺倒旨意即要

在上

長沙府管萬民亦算

身榮

侯景賊造了反撞過

關境

把皇上有道君困在

臺城

當家官命兒父粮草

運助

見大令如山倒誰敢

久停

你的父為國王苦把

忠盡

偏遇着侯景賊就把

命傾

到如今只落得屍骨

無影

問家人想難見好不

傷情

樹六了狂風吹他先

擺動

名頭高必有險至理

要明

為娘的看破了世俗

情景

棄凡俗拋塵緣想樂

清平

吃長齋守長戒常樂

清靜

富與貴名與利一概

看輕

不料想元帝爺榜文

押定

父有功蔭其子也是

好情

誠恐怕年幼人大理

不權

一念差造下罪自身

担承

彼時李倫言道皇上有旨豈敢違悞降罪下來難免

滅門之禍須當打點赴任莫可自招其罪李氏被李

倫說得也不敢推辭只得應允心中常有不樂之意

傅崇領了文憑擇就吉日隨代家人一全李倫告辭
母親赴任而去李氏見子與倫赴任而去心常不樂
思想此事終爲不美不覺思成一病竟自卧床每日
王氏經理婆婆疾病萬望病愈日每焚香禱告天地
懇祈婆婆病好想命人前去送信又思老翁方纔出
門報憂則爲不利故未送信王氏只得盡心侍俸請
醫調治按下不表單言傅崇自辭母以後隨代文憑
同家人行了數月走到湖南長沙府舊官交印傅崇

接印陞堂排衙降香諸事畢懸出告牌定於三八放
告傅崇上任數月清廉正直不能多積銀兩於是李
倫在衙想了一會私自嘆曰做官原來致富如此爲
官豈能廣積金銀肥家潤身李倫不想則可這一想
就起了不良之意生出歛財之方一則好富表弟二
則也得肥己因此用計串通門公蕭自然要如此如
此門公見李倫如此之說極合心意正是口渴想尋
泉端來担水人兼之李倫又是官親豈不甚美於是

門公與李倫遂同暴虐百姓件件講錢黎民有冤難伸傅崇被李倫蕭自然二人蒙蔽虧民全然不知不上一載一府人民怨恨者甚多衙中堆積金銀無數富者有錢得生貧者無錢難活眾百姓喊天叫地無可奈何李倫孽積如山惡氣冲天上天聞知查明此事皆蕭自然與李倫之過上帝倒旨命五雷擊蕭自然顯化李倫以免暴虐黎民雷神領旨下界正是六月十六日霎時風雨大作霹雷一响火光燿燿不見

門公與李倫頃刻雨息風散天清地朗只見蕭自然不像人形李倫一傍扎跪尙還有氣傅崇對天悔過禱告在地李倫醒而未死後將蕭自然收屍安埋衙內無不驚駭府中百姓人人稱羨看來天眼恢恢疎而不漏傅崇正在衙中理料事務忽報家中有下書人到傅崇心驚卽命下書人入衙那人叩頭將書呈上傅崇折書觀看以呀一聲昏倒在地半晌不醒家丁扶着少時還魂轉來不覺嚎陶痛哭而誣曰

觀書信不由我珠淚

滾滾

為子者未在家侍俸

親娘

都只為有道主封官

蒞任

領文憑到長沙來管

黎民

臨行時辭母親還把

兒訓

那知到兒離家母不

安

到此時纔來了一封

書信

方纔知我的娘一命

歸陰

兒思想有母親撫養

兒等

一點情都未報養育

深恩

都只為民事繁途遠

難逃

還望母在陰靈恕兒

罪名

蕭門公與表兄天加

報應

此椿事到叫我辨之

不清

今日裏又來了此段

音信

提起來不由我實實

心傷

恨不得生羽翼飛入

故境

恨不得一時間步入

金城

哭聲天我傅崇何等

歹命

享爵祿今為了不孝

之人

我的娘竟辭了塵世

路徑

喊不應生身母心中

痛疼

這一陣哭得我昏迷

不醒

因為官未把娘養老

送終

傅崇哭泣一番滿衙

人等

無不啞淚李倫剛纔

受譴

甚是軟弱乃向眾人

言曰

如今姑母一死表第

悲傷

甚切須當勸解一面

命房

內造文報名丁憂又

命家

人打點行囊候新官

上任

不一日上司得文另

命官

員到任傅崇隨代家人上了船回至王舍城內來到
府中見一靈柩痛哭一場夫婦謫議打點喪事守孝
凡家中事故仍是李倫料理不料王舍城天旱三載
顆粒未收滿城黎民無不啼饑傅崇夫婦視之悲切
便叫李倫曰吾母西歸未曾賑濟修德以盡爲子之
道現今年歲饑饉黎民遭此危困不如施些銀糧救
急濟難願母靈魂早登極樂兼之爲弟三十餘歲膝
下無嗣必要積些陰陽萬一感天麟兒早降也不絕

傅門香烟一分派李倫李倫巧言答曰兄當從命
奈今表弟丁憂未曾爲官恐其坐吃如山崩曾不想
金銀難積豈可妄費况今之人無多天良施濟與他
過後忘恩依兄主見一則救人二則不敗家三則有
名弟意如何崇曰是何主見倫曰將我門所積銀糧
借與鄰朋約計無利待下年豐收照本收回一可利
人二不損己三者落個好名豈不兩全其美傅崇夫
婦依從此言遂將放借牌高掛府門仍命李倫經管

人人得聞貧富無糧者俱來借之問利若干倫曰借銀還原秤借谷還原斗並不取利於是王舍城中人人稱讚言說傅家濟貧不論遠近皆來借之不上一月銀放出六萬有餘谷三千餘石報與傅崇傅崇喜爲美事言表兄真乃辦事得力按下不表說李倫瞞過傅崇夫婦私造一秤內貫水銀私造一斗內藏雙底故以約註借谷還原斗銀還原秤這是李倫設下巧計而眾人不知反道李倫存其天良正是佛口蛇

心真奸狡心中暗藏殺人刀報應昭彰毫不爽待至臨終屍燬焦此言李倫臨死之時暫且不題却說傅崇讚念表兄放谷放銀作此善事夫婦歡喜辦事有功年近四十尚未娶親遂命媒人說合鄰近謝姓之女婚配這李倫娶妻成家待至一週年歲豐收人人都來還債李倫仍照原斗原秤總難交足眾皆不服難解其情盡在思猜誰知李倫性情強暴口內言道世間之人真不知好歹不要利息尚不足心不如一

破敗三星

打二罵誰敢少下這李倫用盡機謀假斗假秤欺人積下黑氣直冲靈霄驚動上帝遂命功曹查其善惡知李倫天良喪盡造下異種罪惡傅崇雖未知任其外人擺布稱勢強暴一一錄奏上帝聞奏大怒卽差破敗三星下凡傅家投生以敗無義之財又謂功曹曰等李倫臨終之時命火帝真君下凡將房屋身體用火焚化以報假斗假秤狡獪奸貪強暴之惡且說傅崇一日在內堂閑轉忽然毫光一閃墜入內

金葉、銀葉、傅仁、傅義

室不見崇也不解其意不上一月王氏身懷六甲始知星光下凡崇心中歡欣孕至十月臨盆所生二子眉清目秀甚是愛人乳名金葉銀葉遂請奶母撫養長至八歲送學攻書學名傅仁傅義日每學下不以讀書爲然只以頑耍當事李倫常帶一路言教奸巧不知善行及至十三四歲嫖賭嚼搖無所不爲佔壓鄉黨欺姦婦女浪費家財一連數日不入學堂其先生姓王原係舅姪不得不對傅崇所言崇仔細查訪

纔知李倫造置假斗假秤二子時常使用遂將二子
喚回一一拷問方知李倫不仁帶壞其子即將李倫
逐出以斷來往又將二子打罵教訓一番

見奴才不由我心頭火

想起你做的事實在難

年輕人把善行應該記

你為何假斗秤嫖賭嚼

論傅門這樣人就該不

捉起來當把你油煎熬

真乃是傅門中香烟少

四九春纔有你兩個根

生下來父把兒看如寶

豈知道兒長大不如草

細思想是為父把兒教

養子孫如不教父罪難

兩奴才往前跪聽父訓

把你那不好處快快丟

自古來制酒筵原為教

雖無量要有節不亂高

若吃醉迷了性亂說笑

是鄰朋與親族齊把唇

男女配首一條人倫道

普天下憑媒妁纔能承

貪歡樂愛妖嬈自把罪

素席面必要還美味羔

金和銀他本是前生到

不許多不許少憑定曹

命裡無那怕你黑心去

我得來遇橫事一旦消

天大事便當要和平較計

養性情習忍耐免把淘氣

輕微事切記著性莫暴燥

言不謹行不慎終必招禍

人總要講天良纔算是好

虧心事瞞不過天地曹神

父曾記長沙府現眼報現

蕭門公刻民財雷打燒火

抓李倫儀門外冥然倒跪

為父的替悔罪纔把消愆

今放下現眼報若不體儆

天地間循還理豈肯輕饒

從今後把斗秤一火了焚

體善行學好樣心性半堅

得人身生中華可算至寶

不知修墮地獄苦海酒酒

這篇言兒切莫不當緊要

時體貼長遵行纔有下補

傅崇訓子已畢即將舊年斗秤焚化不准二子出外

夫妻二人體母之志日每唸經禮佛廣行善事一日

王舍城中有一天星橋陡然水漲打塌鄰人化資修

補傅崇樂助一人承任無費民財待至完功共用錢

三千六百串毫不慳吝一點善念格天上帝早知

其情使五雷將二子收回李倫受譴使之大災病不

離床不一時雷雨大作將二子結果有人報道天星

橋塌了一洞又報道二位少爺被雷擊死李倫病急
傅崇夫婦聞報氣倒在地家人扶住半餉方醒放聲
大哭

見二子被雷擊咽喉哽

止不住傷心泪卽往

這椿事好教人猜疑不定

做善事未必我該絕後

老天爺不睜眼令人心痛

可憐我兩個兒一齊歸

想昔年在長沙天神顯

蕭門公雷打死是爲

我傅崇細檢點心可問

並未會暗地裡怒惱

逢天乾我也曾借貸

上年借下年還利息

王舍城天星橋塌斷

吾也曾不惜資把橋

無非是爲後人多培

求天佑傅門中固蒂

有金菓合銀菓道還

暗地裡我傅崇答謝

恨李倫不該造假斗

誘二子不學好刻薄

我也曾加打罵時刻

把李倫絕來往不許

這兩載金銀兒亦加

比當初所行爲大不

我只望從今後由此

也不枉我傅崇日每

從早間塌了橋人來報

枉費我三千銀化為塵

正在那經堂上憂得

又聽的霹靂響兒喪

年半百兩個兒一齊

到百年有何人送上

老天爺死得我不大

怕的是說為善急絕

夫婦哭畢遂備棺槨衣衾埋葬又發銀補修橋樑這

且不題却說李倫惡貫滿盈大壽該盡病體十分沉

重想起當年之事愧悔不一對妻常嘆一聲

錯了這纔是馬不臨岸步不退人不遭難不回心

有李倫自覺得病疾

怕只怕不久日要入

想一生愛刻財未積

瞞着心昧着已由着

憶昔日心藏有無端

到如今想改悔悔之

隨表弟去上任由我

我就該存好心修積

為甚麼心不足想把

打主意纔會合姓蕭

我二人私自裡把計

誰無錢想有理萬萬

一家飽千家怨人人

害良民自造下罪惡

此時節上天爺大顯

蕭自然被雷擊誰人

幽真傳

卷之四

七

駭得我跪儀門昏迷不醒

虧表弟替悔罪哀告神靈

上天爺發慈悲不要我命

我就該改心田緊記在心

姑母死了了憂轉還郡故

凡內外大小事一人承担

天乾旱米糧貴黎民受困

傅表弟與表妹發了善心善

開倉庫施銀糧貧民幸濟

大不該阻人善暗算計生

瞞表弟私造下假斗秤假

只害得個個人心內不平

歛錢財萬萬貫主人受用

造下了無邊罪自身承就

把此言傳出去世人醒醒速

切莫學我李倫姓蕭丁門

李倫嘆畢一時頭昏眼黑忽見羣鬼入宅手舉銅錘

鐵棒打得李倫口吐鮮血暴肚而亡謝氏見李倫一

死哭哭啼啼將兒抱去叫鄰人擡棺入殮方纔出

門忽然狂風大起火光冲天房廊屋舍化爲灰塵一

物未留謝氏見得大放悲聲哭起來了

夫纔死火又焚大禍不悲啼啼咽喉破口叫天

夫既死就不該被火煨煉遭火焚就不該死我夫

人亦死家起火是何意有房屋合器皿盡化灰

只剩下我母子門外立

孤單單無依靠好不可

細思想受悽慘把夫埋

你然何造下了無限罪

受責譴你當要改了莫

夫不該自痴迷寬上加

妻過門這些話全然不

病臨危無常到纔說實

明瞞人暗瞞天背地使

害的那眾貧民個個喊

只圖你用巧計暗把錢

怎知道今日裡受盡連

睡牙床活看見惡鬼現

拿銅錘和鐵棒來至前

打的你口吐血不住喚

最可憐臨死時肚子暴

兒又小妻一人怎能人

請隣佑來備辦衣衾櫛

猛聽得風聲响回頭看

火光起傾刻間焚了家

凡是物未捨出豆大點

這一陣好一似刀割肝

妻愁你到陰司怎遊十

各地獄諸刑罰自身承

你自作你自受道也還

連累我母子們同受煎

謝氏正在啼哭眾隣人立

住眼淚不題却說傅崇聞聽此言心就不忍雖李倫

前次管家入衙有過想這人死不記仇也是當初心

不明處遂命人將謝氏母子收留家中安身後人有

詩讚曰

詩 貪愛民財何足欣 死亡又遭火焚身

曰 銀錢萬貫難消受 只落臭名傳萬春

且說傅崇一見李倫之子甚是懷惻便好言撫慰一

番又想起二子死有三七夫婦命家人備辦錢紙來

到坟前一見坟墓不由人大放悲聲慟哭起來

有傅崇在坟前悲聲放大 哭一聲我的兒你在何方

兒死後父每日泪珠長無一日無一夜娘不悲

我夫婦兩個人四十將沒後嗣纔行善感格倉

哭齋素常念佛宗嗣望修道路濟貧窮不惜錢

天星橋三千銀一人當遇乾旱曾施捨饑民沾

感蒼天纔差兒靈性降十月滿生下你兄弟雙

一見面為父的暗喜心娘把兒當明珠不離身

况我兒生下來原非魯論品貌與資質非同尋

十一歲出痲痘依然無你的父與為娘放下腸

傳象
黃遊擊
劉萬筠

又恐怕書不讀流於 <small>浪</small>	請先生把姣兒送入 <small>學</small>
只說是我的兒直往 <small>前</small>	百年後送二老化紙 <small>燒</small>
誰知道無情劍平空 <small>降</small>	陡然間落暴雨雷擊 <small>而</small>
眼睜睜你兩個都把 <small>命</small>	前生過今生惡難解 <small>其</small>
可惜我從前時一番 <small>虛</small>	可惜兒你生得相貌 <small>堂</small>
早晚間還記得兒的 <small>樣</small>	怎奈何一死後永不 <small>還</small>
兒死在陰曹府不把 <small>父</small>	我二老一想起兩泪 <small>汪</small>
思姣兒不能見故前 <small>際</small>	要相逢除非是夢裡 <small>一</small>

夫婦哭罷起身歸家行至中途偶遇一個神象迎面而來王氏驚駭把夫抱住傅崇一見恍惚不定停有良久也不解其意夫婦歸家不覺身懷有孕十月滿足生下一子取名傅象及至三天隣人黃遊擊與劉萬筠會同諸親前來賀喜傅崇備筵款待酒至半酣傅崇將小兒抱出與諸親叩謝這劉萬筠一見此子眉清目秀動了他一番心事向黃遊擊施禮而言曰弟前日所生一女有心與傅府結門姻親勞兄作媒

劉萬筠

傅崇

三

張良秀

不知肯否。黃遊擊嘆道：天上無雲，不下雨；地下無媒，不成親。遂辭了萬筠，來見傅崇，言其此事。傅崇大喜，即時納聘，一定終身之事。眾客言畢，告辭歸家。不表。且說謝氏母子，自李倫死後，就在傅府存身。自思亦非長久之計，遂託王婆作媒，嫁與張良秀。李狗亦隨母下堂。稟明傅崇，傅崇也不相阻，隨他去了。這傅象長至六七歲上，傅崇見兒無有扶持，即託人買一家小使，却說王舍城中有一孩童，父母雙亡，無錢埋

伊利

葬。傅崇聞言，發下銀糧，備棺掩埋，將幼童帶至家中，取名伊利。早晚書房扶持公子讀書。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公子年長十六，身入黌門。傅崇自思：我兒今已入學，理應婚配。即請黃遊擊過府，議明此事，擇就良辰吉日，遊擊告辭去。到劉府說明此事。劉萬筠一一應允，辦備裝奩，等候吉日。萬筠思想：女兒過門，無有扶持之人。將府內買來的還小子二人，名叫金、隻、金、枝，亦作陪嫁。不覺光陰易過，轉眼即到萬筠將劉氏

金枝

四娘叫出堂來說道兒呀你如今身長歲大出聞之時看看離家細聽為父有几句良言訓教

劉萬筠在堂前將女訓教我的兒聽為父細說明

自古道女長大原出姓外怎比得男兒輩隨着雙

到今朝出聞門父把兒訓你與我爭個氣效法古

周太姬咏關雎幽嫺貞靜漢班固註七篇誠女之

曹大家烈女傳古今可証竟果能體得古為父增光

不比兒在娘家嬌養性情到婆家凡百事加倍心小

為婦女在厨下灶君宜敬莫惡言莫使氣怒惱神

侍公婆須當要刻刻謹慎有分附一聽見即忙起

敬丈夫還要你件件柔順出入間當賓客且莫唇

和妯娌更當要久而必敬切不可仗娘家勢耀壓人

家庭內谷合米雜糧各等養命寶莫拋撒免怒天神

凡穿戴要樸素紅綠當禁莫艷粧莫廢字四德存

這些話我的兒一記定也不枉為父的誥誡叮

轉面來叫金枝金婁爾等上前來聽老爺細說明分

列其專

壹

此一去到傳府須當謹 也不比在我家任意行
有吩咐你姊妹須當從 命 若違傲自招禍自受責
那時節休怪我不來問 信 主教僕又何須外人情 說
却說劉萬筠將女訓教已畢待傳家迎親這劉氏四
娘轉回繡閣坐在一傍忽聽笙簫鼓樂炮响連天知
是傳家擡親一時母親嫂嫂進房催逼穿戴四娘見
此情景想起父母養育教訓之恩霎時離家不能報
達就哭起來了

劉四娘在房中穿戴幽 一想起要離娘珠麻 如
見嫂嫂進房來咽喉哭 雅 咱姑嫂不能以常在家
幾聲炮催發親門外嘆 話 眼睜睜離別了親生爺 媽
一家人都催我上轎出 嫁 卽刻間生疏疏去到家
自幼而跟爺娘隨身長 大 一旦問到外姓怎不悲 嗟
萬筠夫婦見女未曾出來走進綉房說道莫要哭了
出門去罷

劉四娘只哭的淚如雨下 睜開眼又不見兒的媽

萬筠說道兒呀不要哭了外邊催逼得緊上轎去罷
不用催上前來兒把禮下

二爹娘且聽我細說根芽

看看上轎還有個甚麼話說哩
枉費了二雙親把兒教化

不能够在面前接盃茶捧

這也怪不得你常言道男大要婚女大宜嫁是古之常禮

是男兒也還可常見親駕

女孩門不能把親恩報答

自古女牛外姓怎能與男子一般

你二老髮如銀年紀高大 早晚間缺少人洗衣漿紗

兒呀不必耽心請得出來人的

雖說是請人工也不血味 怎比得自己人內外通達

兒呀出外自要與爹娘爭氣不必憂心

兒子歸斷不能惹人罵叫 我總要與爹娘爭氣還家

第一要公婆面前孝順丈夫面前柔和纔好

二公婆是活佛時刻記下 侍丈夫如賓客謹慎無差

第二要敬灶君切不可拋撒五谷

廚房中每清晨一一掃

凡五谷存愛惜豈敢撒

第三妯娌須要和睦行止坐卧俱要規矩

妯娌們如姊妹和好是出入間兒恭敬不敢嘩

第四穿戴總要樸素不可描花繡字

顏色衣惹人笑兒不穿是龍鳳與字跡斷不繡扎

兒呀不用哭了上轎去罷

劉四娘逼催急難以盡手扯住二爹娘眼淚把

這女各樣嫁奩都辦齊了你還扯着怎的

可惜了你把兒枉養引

可惜了辦嫁奩銀錢把

到如今縱有女不能算

似牡丹捧瓶內空望發

嫂嫂一傍勸道莫要哭了上轎去罷

見嫂嫂手扯衣忙把禮多承你煮茶飯打點家

姑嫂們洒泪別有託之妹去後煩嫂嫂代孝媽

妹妹放心為嫂記得

二爹娘年高邁莫當戲凡衣衾與茶飯以調為

你孝親子孝你加倍長屋簷水滴舊窩點點不

姊妹說了為嫂一一記下莫哭外邊催逼得緊

妹本待與嫂嫂常常講話

又怎奈催上轎人聲如麻

淚汪汪辭祖宗上轎去罷

爹娘呀嫂嫂呀

我好似箭離弓直往前發

這劉四娘上了五彩花

轎黃遊擊與眾位隨即告辭轎夫擡起一路上鼓樂

喧天好不熱鬧得緊這纔是郎才女貌成婚配又如
那織女牛郎會七夕於是他夫婦洞房花燭自此夫
倡婦隨你敬我愛這且不題單說李狗隨母下堂去

到張家成人長大不學好樣專一嫖賭嚼嚼習學厨
夫殺猪為業好吃懶做繼父管束不住飄流外面偶
遇匪人犯案拉扯在內將近拿獲幸得逃脫潛隱數
年一日來至傅家庄上求乞收留傅崇看其李倫分
上收入府中以作使用不題此時傅崇功圓果滿將
近昇天自知其情遂將傅象夫婦喚近前來囑咐一
番

有傅崇坐庭前自嗟自嘆

神慌惚心不寧要歸泉

覺悟得在陽世不能

人站

傳象兒喚近前囑咐

一番

家中事為父的從今

不營

凡內外你夫妻一一

承就

今日裡宜恭敬莫可

厭倦

聽為父諄諄語幾句

良言

咱傳門有幾輩代代

行善

吃長齋戒殺生廣種

福田

施側隱好生德人人

當幹

存其心養其性究其

根源

讀五經觀詩書體聖

之念

把仁義禮智信五倫

兼全

更還有八個字時刻

檢點

是孝弟與忠信禮義

廉恥

守王法遵制度循循

欵欵

無愧天不作人何等

安

閑無事觀聖經稍把

散悶

切不可望權威想做

高

父昔年長沙府曾把

民管

少打點未慎行造下

過愆

李表叔與門公差民

不淺

上天爺降譴責果報

顯然

那時節為父把功名

看淡

禮不通造下罪自己

填還

有傳崇與姣兒正把

話嘆

忽聽得半空中鼓樂

喧天

猛看見二童子面前

立站

打一躬接善人去歸

西天

一霎時喉中响就把

氣斷

天婦們只哭的死而

復還

如是傳象夫婦見父親囑咐一畢無疾病而終夫婦

二人哭啼悲哀，死而復生，遂命人備辦棺槨入殮齋。醮超荐送老歸山，不題。却說這劉氏有一姪兒，名叫劉義，外號劉假。此人有些能幹，常在傅府辦事。如是傅象將外事一概命劉假經理，內事有金婁、李狗、金枝、伊剎、照應。這傅象夫婦日每守孝，在堂看經念佛，報答父母劬勞之恩。三年服滿，但有遺訓，亦不來官家有萬金樂享天然，豈不快哉！後人有詩讚曰：

詩 不貪名利樂田園 拜佛念經度晚年

曰 是是非非不入耳 何曾惹得外人嫌

如是傅府日每無事，只講修身持齋，好施廣積陰功。無善不為，心想以延母壽。誰知大數有定，王氏亦無疾而終。傅象夫婦號泣悲哀，謹備衣衾棺槨，送至祖山安葬已畢。夫婦回家守制盡禮，日每以看經念佛，好善樂施，望超父母早昇天界，速登極樂。時有燃燈古佛在雲端觀看傅府，善氣盈庭，豪光燦燦，捏指一算，傅象夫婦原是佛根種子，只知看經念佛，不知

燈古佛

修真養性焉成正果不覺慈心發現須當下凡指醒

指醒

燃燈佛坐雲頭慧眼

觀看

見傳府善盈庭豪光

然燦

屈指算他夫婦佛根

轉一

只知道念佛經去結

善緣

不曉得身中有寶貝

無限

性不修命不了怎出

塵環

一竅而功夫深不求

指點

豈能够性復初得返

原本

日每間口念佛木魚

敲爛

總難免陰司路躲脫

五閻

亦不過把你的罪孽

滅消

可超拔累劫裡殺生

之究

命終時到陰曹閻君

飲羨

或為神或為人即時

高遷

成正果離不了真修

實煉

太極體無極用復還

先天

正講話觀見那傅宅

不遠

化一位貧道長站立

前門

觀長家打文信拿禮

相見

稟員外有貧道來化

善緣

小伊俐聽此言不敢

怠慢

急忙忙走至在傅象

身邊

稟主人有道長門外

站立

念彌陀化善緣氣相

不凡

叫伊俐你問他化米

化麵

或化銀或化錢或化

衣衫

快快去問清白我好

備辦

喜只喜今日裡結個

善緣

伊俐一聽來到大門說道俺家東人吩咐問你化些甚麼與你備辦道長遂取出一帖交與伊俐拿去請你東人觀看伊俐接在手中來至經堂交與傳象傳象展開用片一觀

貴府善行全因而來募緣不羨金銀寶豈愛衣服穿真心化一點修性了塵凡急尋靈明地快煉紫金丹輪迴也能免定許超祖玄一日功行滿永證八寶蓮又曰經本佛祖傳念誦亦枉然開口神氣散怎能養

精元傳象看畢思想此人定非尋常之人遂卽出外迎接來至齋堂分賓主坐下象曰道長居住那座名山道長曰家住在靈山常看日月歡閑來觀花景闔來聽鳥喧一時如粟米一時遍大千忽然遊海島忽然到靈山來至瑤池殿王母會羣仙喫的醅酌醉不覺到此間又曰有緣度有緣駕定彩蓮船果肯將舟上直昇大羅天傳象聽得此言上前施禮俯伏跪地求師開示燃燈古佛笑而言曰善根深厚未迷本

性一聽卽醒

燃燈佛開言來一聲便叫有傳象你聽我細說根苗
一殺生二偷盜淫慾除了四酒肉五妄語一概丟拋
在傳你佛法僧皈依三寶這三皈合五戒莫犯絲毫
指示你虛無穴迴光返照凡行止與坐卧莫離此爻
命悟空下北海看守爐竈羣陰撥元體現清氣上朝
把藥物自製得不嫩不老車轉在崑崙地加火烹熬
返六神至善所一意相抱此雄劍高舉起降伏妖魔

出者玄入者牝溫養至寶亦勿忘亦勿助煨煉丹膏
久久的功行滿纔有吉兆赴蟠桃受勅封快樂逍遙
於是傳象頂禮而受之曰蒙師指示此道從何處發
來答曰此先天大道至玄至妙天下皆無神鬼不測
之事只有達摩過此中華來渡武帝武帝不識轉至
杭州得遇神光將道遺於此地聽吾吩咐此道君不
傳臣父不傳子如有輕泄恐遭天譴後有人求之必
在杭州一轉自然明心見性而證佛果也象曰弟子

記下但師尊所言之詞不能全曉望師慈悲以筆書
之道長不辭隨捻筆在手一一書寫後書無影道人
題付與傅象收存卽時告辭象苦留不住只得送行
臨行之時道長復叮囑曰

道在目前急早悟掌穩稍舵好過湖任是風波搖不
動方顯男兒大丈夫言罷一揖而別伊例相送見道
長言語甚奇戀戀不捨道長卽知其意將道一一指
示曰得此大道謹防考懲功成圓滿自有吉祥言畢

飄然而去伊例謹記於心盡忠於主他主僕亦是混
俗和光暗修妙道不題却說有道卽有魔無魔不能
成其正覺自道長與傅象所言之詞被李狗劉假在
外竊聽聽說有寶貝無數不懂甚麼寶物將此言逢
人就說我家主人寶貝無數另修一房裝之這一講
講得王舍城中人人皆知傳入衙中衙中之人暗打
主意作下傅象藏寶不現之詞遞與公堂縣官信以
爲實卽差衙役把傅象捉在公堂審問傅象毫不知

音此縣官想搃他銀錢糊禮糊塗命人寄卡這劉氏
在家一聽此言魂飛天外遂命人把父親接過議論
此事劉萬筠亦無計可施忽李狗從外面入言曰皇
上倒旨苗蠻作亂朝中空乏有人捨銀助濟軍餉高
官得做駿馬撿騎萬筠聞聽此言與劉氏說道有了
你家廣有金銀以助軍餉高官得做可免此禍遂命
伊例劉假進京打點六部投文捐白銀三萬助餉六
部奏明皇上天子聞奏大喜卽傳聖旨王舍城起銀

命傅象進京引見王舍城縣官接了旨意嚇得魂不
付體急將傅象迎出卡來親自上前陪了小心傅象
自思受難是我消孽亦不在意下遂回至家中纔知
其故將銀三萬發與京差一路同行來到京中見了
皇上皇上封官象言父有遺命不敢違傲只求守服
天子聞奏嘉其忠孝遂封員外郎劉氏封爲一品夫
人歸家樂享田園賜汝誥封各自退班辭朝而歸每
路行程一日來至中臺山平安縣投宿不提却說

中山平安縣

員外

準提菩薩下凡

瑞池老母駕座無極宮中思念青提下世歷劫造下孽冤深重羣魔攪擾終難到岸桂枝與青提有緣命他下凡投生修性了命心意堅真不畏苦難功成超援青提方稱大孝以作榜樣使大地男女知修性命還元返本超宗拔祖同歸極樂以報宗祖父母之恩即命準提菩薩下凡成全此事準提菩薩即時領旨往東而來

準提佛領勅旨離了境西坐雲頭飄蕩蕩迤邐而行

老金母為兒女慈愛甚重觀青提孽冤深難把片

纔命吾離極樂怎敢傲引桂枝下紅塵傅家生

前有緣今報答早已註定善惡報絲毫厘天理彰

囑咐爾下東土莫迷本性怕的是失靈光難回京

志堅剛不畏勞苦修性命超青提稱大孝好立奇

那時節見老母纔有封贈作榜樣遺後世萬古標

使大地男共女齊發猛醒知回頭誠其意正心身

性復初居其所還原返本超九玄拔七祖大報恩

正行走時慧眼往下一

見紅光冲雲端即知其

如是準提菩薩觀見紅光朗朗即知是傅象至京歸家在此投宿遂命桂枝無形化為有形像似蘿蔔長街來賣驚動員外店門瞧看見一人手執物甚奇長有尺餘如金如玉一般言曰識者一文不取不識者千金不賣如是傅象叫伊例將此人叫來求蘿蔔一觀象曰此貴重之物那人問曰何以知之象曰吾早識破那人曰員外可愛此物麼象曰好物人人愛如

此送之員外遂叫伊例取銀十兩其人不愛轉眼不見俱皆稱奇員外與劉假伊例將蘿蔔收拾帶回家來放在神堂夫婦相見將上京之事羅葡悔曲說了一遍劉氏遂勸曰夫君從今切莫聽外人之言以搖其禍象曰賢妻把話講到那裡去了為夫受難受災是我前生今世之孽至於家中所費之銀是祖父為官在衙自不小心李倫作弊刻民之財理應除去只要一心食齋行善積德甚麼招禍善圓滿必有吉祥

如是傅象仍然看經念佛有遠近隣人聞聽傅象回家帶此蘿蔔甚奇這人就來往不斷觀看奇物把劉氏噪鬧得甚是不安

劉四娘坐香房心中憂悶為行善惹下了几多禍根

遭冤枉夫受磨監牢困聽此言不出人膽戰心驚

同我父想良策主意打盡費白銀三萬整救出獄

聖天子念助餉龍心喜幸旨意下有獎賞要加勅封

忙備辦小家人伊俐相送我丈夫同京差去至京城

加官職不願做守父遺訓改封為員外郎樂享長春

與劉假同伊俐轉回故鄉平陽縣偶遇着一位奇人

手捧着一蘿蔔如金貴重增與了我的夫帶回家

驚動的遠近人都來觀看這幾日噪鬧得甚不安

走上前將蘿蔔用手捧定一時間噴鼻香感動心

食一口其中味無窮妙用傾刻間被劉氏干淨獨吞

恍惚時身輕爽心會神領六甲孕不覺得結於腹中

有員外和夫人十分有幸十月滿將臨盆腹內疼痛

姓名吉祥

滿室中瑞氣盈異香

盛馥

有萬道霞光閃天鼓

齊鳴

劉四娘只痛得人事

不醒

神恍惚杳冥間嬰兒

降生

傅員外聽此言心中

微倖

因受孕照蘿葡起下

小名

員外聞報夫人生下一子知其善德感天降下此子

滿爐焚香答謝神恩思想夫人因食蘿葡受孕取乳

名蘿葡書名吉祥於是傅象歡天喜地日每修省行

善積德更加十倍自此勤修苦煉不知不覺蘿葡長

至五六歲上聰明過人凡讀書識字過目不忘心性

純良亦知看經念佛善知經中之情傅象一見心想

此子必是西方佛子亦不敢漏此一竅一日葡問父

曰日每修行極好在於何處象曰了生死超極樂葡

又問曰何以下手象曰不必再問道在杭州非天命

而不敢亂傳如有泄漏恐遭天遣葡將此言緊記於

心日後長大定要杭州求道一了生死大事如是傅

象年近三十二歲功圓果滿夢中忽見青衣童子前

來說道稟知員外善功滿足午刻歸西傅象醒來自

知大壽已盡卽叫劉氏吉祥站立堂前洒淚而言曰

有傳象未開言淚流兩行 叫一聲妻與兒細聽衷腸

劉氏曰夫君有話卽說何必吊淚

我和你是前生緣法結上 到今生纔能够同居一堂

夫妻兒女前生修就這有何必望齒

誰不想一家人白頭相望 那曉得到今日天各一方

夫君未必遠行就是出外不久便回何必吊淚

昨夜晚睡平床三更分上 偶然間青衣童來到經堂

他來做甚這事便奇

他說我持齋素善功無量 奉佛旨來接我早歸天堂

他是夢話未定日期何必憑信

說今朝午時刻定然同往 我纔將你母子誥誡端祥

又無病疾說死那們就死哩再不必狐疑

惟願得是假言誰個不想 若是真時刻到兩下分張

未必就死了那有人死自己曉得我就不信

叫賢妻仔細聽莫說虛誑 我的話身死後切記莫忘

劉氏傳

亮

叫你莫信你要信你有何言說來我聽

想賢妻到咱家受盡苦况早晚間不辭勞侍俸娘

為媳者孝敬公婆禮所當

侍丈夫真如同賓客樣一漿洗衣捧茶水折被床捕

婦人家原來是這些事執業

為姣兒曾受過千辛萬苦與傅門接起了爐內之香

撫養兒女禮之常情何必出口

到我家從丈夫素齋供養十多年並未有酒肉沾

你家吃素為妻怎敢不從

我死後你母子不可改樣守齋戒自然的日每安康

來到你家就吃齋的難道還開齋不成麼

倘若是有改悔便把禍生受譴死墮獄自遭罪歿

夫君不必耽心為妻記下就是

吉祥兒這些話緊記莫忘行善事積陰功不可怠荒

爹爹之言為兒記下但身大事不能詳明

聽此言教為父愁肩不仔細思左右難越加愁

朝夕檢點爹爹不必憂悶

父怕兒年幼小無大志量

有差錯墮地獄無限悽涼

爹爹放心兒雖年小終不改其志

想修身離不了杭州往

求明師指點你修身方妙

謹遵父訓佩服不忘

我一死將你母盡心孝養

多講些善惡報穩他心腸

爹爹放心兒在母親上面不敢忤逆

常言道婦女家知識不廣

側別人幾句話便迷良天

是歹人兒切記除却往來

斷不可留奸猾府中藏

凶人遠避兒斷不能收留惡人

正講話忽觀見青衣童

捧招書來接父去歸西

爹爹又在講夢話以

捨不得妻合兒臺頭懸

劉氏妻呀吉祥兒呀

從今後離別了母子雙

傅蘿葡見爹爹一時命

止不住傷心淚慟哭一場

我的父空勞力把兒撫

兒何曾盡孝道侍捧茶

思想起劬勞恩未報分

我今日到做了不孝兒

劉氏母子見員外一死甚是悲哀謹備棺槨擇日掩埋做齋七日送至雲卧山前安葬以畢傳羅葡命人築起茅蓬守墓盡孝日每誠誦報恩經以答深恩苦守三年歸家俸母孝道至切仍在經堂看經唸佛以體父志一日思念想起人生如花轉眼卽卸紅塵樂景難享百年天壽窮通誰能早知我今雖然吃齋看經唸佛好善樂施不明經中玄妙怎曉得修性了命之所返本還原之功終不能成其正果倘若迷昧一

失人身生死輪迴苦海無邊好不悲哉父在言說道在杭州速訪明人莫悟終身大事嘗聞于劫修來得轉人預知前世種來因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時度此身言畢遂稟明母要去杭州求道劉氏道兒呀不可遠遊家中有吃有穿持齋好善看經唸佛卽是修行還求甚麼道哩

叫母親請在上容兒

細稟

一椿椿一件件訴說

分明

嘆人生在世間如同

做夢

生而死死而生輪迴

無亭

張為男李為女苦楚

受盡

人轉畜畜轉人從古

至今

貪恩愛如長枷枷住

項頸

求名利如鎖練捆身

法繩

名與利恩與愛羅網

穿隔

看不破解不脫甘墮

坑火

自造罪自承就自己

受用

孽鏡臺照的你胆戰

心驚

凡世人若戀着紅塵

美景

活百歲如瞬息轉眼

而傾

今雖然吃長齋方知

猛省

亦不過是體貼天地

好生

朝看經暮念佛解釋

罪等

如敲打與唱唸怎能

起昇

凡一切有為法如夢

泡影

盲修煉空勞力苦死

無成

歸極樂必須要修性

了命

復乾初返本原可回

瑞京

辭母親到杭州明師

拜請

早得了先天道即早

回程

父母在不遠遊此禮

早醒

兒豈敢把孝念不存

在

倘若得大道了凡

成聖

那時節報父母養育

恩情

非是兒說妄話古有

名証

釋迦佛超先祖同坐

大雄

母親不必苦阻兒今

實意

要去劉氏知覺阻當

不佳

命伊制金枝陪伴羅

葡送

辭了母親竟往杭州

城而

來在路行程不覺月

餘來

至杭州尋一避靜房

屋住

杭州

下遂命金枝歸家探母丟下伊例主僕二人暗暗打聽至人不題如是傅府自從蘿葡伊例去後家中之人概是歹人不信善果無惡不作怎奈李狗劉假二人與劉氏四娘前生俱有冤債所以他二人見劉氏吃齋好善念佛修身常有不悅之心傅象未死蘿葡在家真是一正能壓百邪他二人亦不敢造次今員外一死少東人不在家中他們肆行無忌常將葷酒餚味每對劉氏四娘說得津津有味甘美無窮就把

劉氏四娘心亦動了三分從此經亦懶誦神亦懶敬日每常與金婁劉假李狗閑談開口講餚味出口講殺生凡一切貧民僧道來此化齋也不如前了這一日李狗見劉氏在旁遂向劉假說道想我昔年殺猪造厨那個時節把葷餚能辦出幾樣味來或小炒或黃爛或熬或炖鷄要煎炒鴨要清炖辦出來香美無比這劉氏聽在心中思想美味不知何樣日每思念夜夜夢見食鷄其味甚佳遂向李狗道我常夢見食

雞鴨是何故也李狗遂以巧言回之老夫人齋期已滿是神聖點化教你開齋哩劉氏曰我傅府食素三代原是長齋那有此理李狗道你言食齋是爲修身依我看來吃素造有無邊罪孽還是白不醒悟夫人不信聽我道來

老夫人再不必心性

直拗

坐一旁你聽我細說

從頭

食五葷飲美酒前生

就修

有佳節有美味享福

之由

天造下諸牲物肥人

口腹

你不食上天怒豈無

尤愆

劉氏四娘心亦動了三分從此經亦懶誦神亦懶敬日每常與金嬰劉假李狗閑談開口講餚味出口講殺生凡一切貧民僧道來此化齋也不如前了這一日李狗見劉氏在旁遂向劉假說道想我昔年殺猪造厨那個時節把葷餚能辦出幾樣味來或小炒或黃燜或熬或炖鷄要煎炒鴨要清炖辦出來香美無比這劉氏聽在心中思想美味不知何樣日每思念夜夜夢見食鷄其味甚佳遂向李狗道我常夢見食

鷄鴨是何故也李狗遂以巧言回之老夫人齋期已滿是神聖點化教你開齋哩劉氏曰我傳府食素三代原是長齋那有此理李狗道你言食齋是為修身依我看來吃素造有無邊罪孽還是自不醒悟夫人不信聽我道來

老夫人再不必心性直坐一旁你聽我細說從食五葷飲美酒前生就修有佳餚有美味享福之天造下諸牲物肥人口腹你不食上天怒豈無尤

明放着現眼報目前有就老夫人真痴迷還不回頭

問員外持齋戒該無罪平白裡被官長囚禁牢

多虧了劉外公計謀打施白銀三萬兩纔把罪

回家來該開齋那事不誰知他仍照前恒心不

未悔心只惹得上天惱短壽元三十二就把命

五閻君差小鬼活活拿因此上無病疾命歸冥

到地獄想吃喝怎能得只落得悔斷腸心中憂

枉置下萬貫財生未受到如今還恐怕罪孽不休

吃不吃喝不喝人世走空

把酒肉好美味付於東流

老夫人細細揣想想前後

我李狗說這話周也不周

如是劉氏聽李狗之言就慌慌惚惚不知好歹悶悶不樂轉入內室去了他二人見此情景知夫人有開齋之意遂在外買鷄一隻厨下熬炒熟時劉假說道今天這箇比前日更加美味這劉氏四娘早有開齋之心聞聽此言心猿意馬拴不住了上前用手拿起聞了一下其氣甚香取而食之果然味美即大叫道

劉氏開齋

劉假金婁李狗聽夫人吩咐買些猪羊以祭天地悔罪開齋三人聽說歡天喜地不一日件件辦齊殺猪羊備辦酒筵請些親友大開五葷驚地盤業主嘆道傳府三代未曾殺生持齋好善迄今劉氏四娘自無是非被冤孽纏擾殺害牲靈大開五葷可惜可嘆吾不免變化一位老者勸他一番

地盤主坐廟堂自嘆自嘆

嘆劉氏真正的可算無緣

傳門中有三代食齋好善

朝看經暮念佛廣種福田

感動了上皇爺發下慈念

纔差下佛根子種你家

杭州城求神光指示一貫

到後來功圓滿必證天

一家人歸極樂逍遙無眼

你母子永不離何等安然

持齋戒和修身緣法非淺

你然何無定見志向不

有劉假與李狗日每攪亂

修行人怕有孽冤魔纏來

自立志苦行善他亦不敢

魔與考有定數天眼觀

開齋戒殺生靈過又重犯

十殿王最惱恨犯戒男女

只等你大限來惡貫盈滿

差無常把你魂拿至陰

返戒罪少不了苦遊十殿

缺缺苦毀毀刑自身耽承

那時節纔想起神前有願

永墮在鐵圍城難把身

細思想這苦楚實不忍見

我要到傳府中看看的

正行走猛然間抬頭看觀

見惡氣透滿天好不然

放生場即改成殺生之

芝蘭室竟成了凶房兒

來至在客廳前高聲喊叫

這些人盡都是無恥無

應該要勸世人食齋善行

體上帝好生心天良全保

問你們到此地為的那件

貪酒肉圖吃喝只顧餐飽

凡一切好言語昧心

不嘆

只恐爾到死後難對

蒼天

眾隣人聽此言羞容

滿面

一個個怕遭愆各口

家園

劉四娘一聽得無話

轉回

有劉假與李狗來至

眼前

叫老漢你何必吵鬧

不斷

這美味你不餐真算

愚惑

來來來我請你坐在

面上

咱三人吃一個喜報

三元

有老者罵狗奴真不

要臉

爾把那無恥語敢對

我言

可惜這行善人被你

攪亂

到陰司准備着抽腸

割肝

傳劉氏少不下去把

狗變

那時節纔後悔人身

難翻

傅氏門中三代吃齋你們如今真個胆大竟敢開齋

聽我良言相勸一齊痛改前非可免三途之苦劉氏

四娘心中發怒手拿鋤頭照定老者打來只聽噯啣

一聲腦髓流出竟然嗚呼哀哉劉假金囊李狗吃得

醉而不醒一旁說道夫人打得好上前一看已竟死

了李狗道老夫人不必耽心抬到花園埋了就是這

有何妨這劉氏一時心焦煩燥叫李狗到壺酒來好

飲李狗厨房燃火火點不燃劉氏着急催了幾遭不

來問是何故李狗言道不知怎的火點不燃劉氏怒道必是竈君之過遂吩咐金婁快用大糞潑之這金婁果是如此污得竈君急急逃走又一日家內之人似未得閑劉氏想吃葷菜遂拿肉一方去切未及隄防把指甲切去一塊鮮血淋淋疼痛難忍一時惱怒說道這家堂神聖一慚盡在作怪吩咐金婁劉假李狗將家堂神聖經堂諸物一概毀壞用火焚化只見一股毫光冲上九天驚動燃燈雲頭觀看知到劉氏

善念改作惡念心中不忍與元始撥雲下凡變化一僧一道前來點化於他手敲魚鼓筒板來至堂前高聲而歌曰

道曰莫惹災莫惹災總要自己心想開一切性命天地養怎麼你樂他該哀

僧曰莫惹災莫惹災總要自己心想開你不吃齋佛不怪怎麼吃齋又開齋

道又曰莫惹災莫惹災總要自己心想開吃他身軀

充你腹怎麼你活他該埋

僧又曰莫惹災莫惹災總要自己心想開生前造下無邊罪怎麼去到孽鏡臺

二位僧道未曾歌畢惹得劉氏心中煩惱順手執着抵門杠子一陣亂打口內亂罵忽然金枝歸家報杭州之信未及開言夫人眼花當是兩個僧道劈頭一棍將金枝打死那僧道早巳不見金叟上前一看是他兄弟放聲大哭劉氏道死了死了罷不必啼哭明

日多被幾個猪羊祭奠祭奠就是了遂把金枝埋葬不題從此傳府饕餮成風無一餐不傷生靈正是只顧生前有酒肉那怕死後見閻羅罪惡至極竈君本奏玉帝倒旨傳下地府酆都大帝命一殿秦廣王發下提牌遂命餓鬼前去捉拿不題單言蘿蔔杭州求道日每打聽這一日伊俐從外回來道小東人老奴打聽慧光寺中來往不斷有人受戒此處必然有道蘿蔔大喜隨全伊俐來至寺中探問明白果然有道

遂上前求祈開示長老曰求吾開示須要看破紅塵
自空色相培德修行方可傳授蘿蔔件件依從遂焚
香設供稟告諸佛跪授三皈五戒又一日長老見寺
中無人叫道傅蘿葡我看你心性純良善根遠大站
在一傍聽我秘傳先天大道須要謹記心中

有長老坐禪堂出言便 站一傍細聽我指示曹爾

長生訣先天道古來少 自無始並未曾妄漏此

只因那梁武帝存心好 感動了達摩祖纔下東

誰知他無緣分不識法 至杭州遇為師留下黃

如有緣朝問道夕死妙 要自立紅誓願心中堅

傅蘿葡聽此言雙膝跪 告虛空時往來諸位曹

倘弟子今有緣得了道 有返悔五雷擊永不昇

長老偈聞此言哈哈笑 有志男果算得佛根一

我今日即與你換了名 改日永遠守即可高

申表文啟奏與老 地府中抽姓氏天榜名

指示你先天的虛無一 四時行百物生不離此

行般若波羅密毫光

照明

一元復翻卦象性與

命

九九功甚辛苦莫畏

慮考

志不堅連祖玄墮下

陰曹

道長指示已畢目連叩謝諸佛菩薩又謝長老教悔之思轉入內室自思先天大道今已得之可了性命無不歡喜忝悟七日辭別長老歸家探母長老早知他母有犯佛規亦不留他遂書西江月一紙付與目連接過一觀讀曰緣深得遇大道回家復命歸根誠心誠意孝母親仔細謹慎謹慎雲山福之不遠欲往

難步難行饑寒冷苦無禁更險虎嘯龍吟隄防姪女出現我尋嬰童相因勿忘勿助意思存恍惚目見天真斯時陰符下降身赴冥徑尋親十八地獄盡遊行過觀不見形影錫杖明珠朗照地獄化作蓮城親面一觀固本真孝傳萬古名分

如是目連唸了兩遍繫記於心告辭師傅戀戀不捨洒淚而別遂全伊徇同路行程不一日路過金剛山偶遇賊人帶領嘍囉與圍探獵擄上山寨不用分說

要擲出開刀一時賊頭忽然眼昏只見觀音菩薩雲
頭叫道張有達休得無理此是日連僧人他本西方
桂枝一轉須當結拜求乞指示你乃金剛星下凡急
早回頭日後功圓果滿同登善果有達醒悟吩咐嘍
囉快將二人解下樁來日連主僕二人上帳方與有
達見禮觀音菩薩空中叫道日連你母在家大開五
葷毀壞佛堂殺生害命罪惡至極竈君本奏 玉帝
上帝倒旨傳下地府即時就要發牌早早回家與母

相逢一時雲散霧收他主僕叩謝神恩心中憂悶有
達遂吩咐化紙焚香同日連答謝天地八拜爲交日
連卽要告辭有達苦留不肯放行日連無奈命伊伺
前去打聽家務不題這張有達一聲吩咐山上嘍囉
聽着本大王今蒙菩薩指醒吃齋好善永不殺生
害命之事不嫌淡薄者隨大王在此修行有不願者
各自散去言畢只見眾嘍囉紛紛亂走亦有天性未
迷在此修行如是有達遂請日連日每講經說法不

題這伊俐一路行程來至傅府門首抬頭一看大不
同前自嗟嘆曰夫人果真開齋方知菩薩之言不虛
來至堂中見了夫人叩頭施禮劉氏一見伊俐回來
面上失色伊俐將杭州城求道歸家金剛山遇賊菩
薩點化幸得脫難又問老夫人家中之事劉氏道怎
麼不見你少東人呢伊俐曰大王苦留不肯放回劉
氏四娘聽得此言怒從心上起氣向胆邊生罵道奴
才那鬼說哄我言起菩薩長短明明將你少東人謀

害是也不是手執棍棒將伊俐打起來了李狗在旁
扯住夫人伊俐纔得脫身竟往金剛山報信去了可
恨這金婁李狗日每食肉當屯也是他惡貫滿盈報
應到期日每便血看看將死這一日劉假對金婁李
狗道你們便血有病把肉吃的多了不肯顧人天之
報應看我劉假怎上好的禪言還未了忽然狂風大
雨只聽空中雷鳴把劉假打死跪在院埧之中劉氏
心內害怕遂命人請僧道禳解那一切僧道皆被劉

氏打罵怕了俱不敢來劉氏聽說心中冒火手執大棍上前將劉假死屍打了一陣大罵不休從此見僧卽打遇道就罵只鬧得天昏地暗諸神皆驚鬼都懼怕惡之極矣劉氏一日想道金婁李狗將死劉假雷打蘿蔔未回伊例趕出門去我亦未做害事家中無人是何報應正在痴疑忽然蘿蔔與伊例歸家上前施禮道母親萬福兒回來了劉氏睜眼一看果是蘿蔔遂問道怎麼如今纔回叫爲娘時刻掛心目連道

怨兒不孝之罪母親爲何開齋這句話問得劉氏無言可答停有良久說道爲娘開齋誰人說的目連曰菩薩說的這劉氏被目連問的羞變成怒大喊一聲甚麼菩薩千里迢迢他就能知此事爲娘何時開齋明明是伊例說的遂執棍照伊例便打目連拉住方纔罷休遂把目連一手扯着來在花園拿一把香焚起說道那翻空話的菩薩我何曾開齋上有青天下有厚土指着葵花樹盟誓道我若開齋火焚葵花言

劉氏家記

畢只見葵花樹火光皆起劉氏一見昏倒在地目連
扶着半時方醒面如土色不似人形說道打鬼打鬼
蘿蔔兒與為娘捧盃茶來目連前去取茶劉氏又將
伊例來打這一切惡鬼奉了閻君之命前來捉拿劉
氏來至花園近前看見手執銅錘鐵叉將劉氏打得
魂飛魄散活捉活拿去了目連捧茶來到伊例道夫
人絕氣目連聞言昏倒在地半晌方醒大哭起來
一見母廢了命肝腸哭 叫儿聲不答應心如箭

萬不想我母子今朝散 纔相會即離別恁麼
這纔是我目連福薄命 把娘恩毫未報付於淵深
為兒身費盡了勞碌無 生下我不孝子枉長人
一見兒當作了寶貝現 三年乳苦撫養濕
稍有疾便把兒日夜點 若是哭那一夜不得眠
等待兒病體好心纔綏 又恐怕衣單薄感寒
飢與食寒與衣時刻照 教兒言眷兒笑抱在懷
纔學立母把兒打學站 纔學走又怕兒脚軟打

劉氏家記

卷

兒長到十一二母嘗念

痲痘症又隄防心中懸

撞過了鐵門坎憂慮展

送學下攻詩書以啟頑

為姣兒費心機千千萬

無非是望兒大送老歸

父臨終曾叫兒杭州轉

辭母親到別境年餘還

得大道兒想回將母來

金剛山遇菩薩指示端

兒回家見母親容顏大

提開齋指葵花叫地天

葵花燃母當時魂飛魄

那提防傾刻間一命歸

這如今母子情如刀割

兒在陽母在陰好不傷

養育恩深似海毫末報

細思想叫為兒心內難

眼睜睜我目連孝有欠

傷心淚滾下來洒濕前

不孝罪這終身不能得

恨不得隨母親去見五

目連僧只哭得死而復

縱然是鐵石人也要淚

哭一陣又一陣哀聲斷

有伊例走上前苦勸一

伊例道少東人老夫人一死哭亦枉然不如備棺入

殮於是目連止住眼淚命人備辦衣衾棺槨入殮停

柩在堂這金叟李狗便血而亡目連命人葬埋山岡

一日有人報道被雷擊出二人屍首羣犬爭而食之
日連伊側皆言報應不爽每日早晚痛哭母魂這一
日正是回煞之期日連哭了一場倒在靈前台衣而
寢只聽陰風颯颯響聲一片回煞來了世間之人不
知怎樣回煞凡行善之人臨終之時卽有童子接引
魂魄皈依歡歡喜喜一直而行死無踪跡那有惡煞
這劉氏四娘罪惡至極眾惡鬼在花園銅鑼鐵叉亂
叉亂打三魂七魄七零八落留下凶煞不收如何了

得所以把他真魂拿至陰陽界掛號三曹法官考直
明白遂命真魂回家收此惡煞卽差夜叉小鬼隨後
到家來捉魂魄這劉氏四娘真魂歸家門神土祇不
敢阻當竟至堂上叩謝以畢前後各房一看開櫃揭
箱把生前誥封往頭上一帶竟不能帶忙把鞋子腳
上一穿竟不能穿心中疑惑來在鏡前一照只見面
不如生滿面凶惡自己一見大叫一聲哎呀我好悔
也珠淚滾滾在靈前觀見日連合衣而卧叫道蘿葡

痛心兒呀

見姣兒不由我珠淚

滾下

夢寐中聽為娘細說

根芽

我不是別一個與兒

講話

本是你親生娘今日

回家

我只說長住世兒伴

駕娘

又誰知別姣兒地角

天涯

你的父一生來功行

浩大

吃長齋聽祖訓不愛

奢華

要下娘生下你一樣

教化

喜行善愛施捨口唸

菩薩

自那日兒的父辭塵

去罷

兒要去杭州城拜師

出家

恨金婁與李狗還有

似劉

他不該勸開齋動娘

心花

一時間本性迷把罪

造下

貪美味終日問酒好

佳節

把神前洪誓願當成

戲耍

殺猪羊傷生靈甘犯

戒法

若有人來勸我我便

打罵

誰知道罪彌天神靈

鑒察

十殿王差惡鬼真實

駭怕

執銅錘與鐵叉把娘

捉拿

陰陽界孽鏡臺一一

看罷

三曹官審一遍就把

怒發

說為娘開齋戒罪過

更大

脫苦惱除非求西天

釋迦

命惡鬼押解我一路

敲打

打得娘渾身痛急行

回家

冷浸浸悶懨懨陰風

颯颯

淚汪汪哭哀哀悔爛

肝腸

見我兒在靈前連衣睡下

夢相逢知我兒孝行嘉可

念為娘養育你身長高大

到西天求佛旨把娘救達

若不然為娘的難轉造化

怕只怕地獄內難受刑罰

娘本待與姦兒長人話

眾惡鬼催逼緊不敢掙扎

捨不得心孝兒心中牽望

手扯着目連僧眼淚漉漉

劉氏扯着目連不丟諸鬼見目連毫光閃閃不能上

前遂求本宅堂上傅家善神將劉氏抓起丟在諸鬼

面前眾惡鬼抓住一連就是幾銅錘打得劉氏鮮血

淋淋用繩拴住一直去了此時目連驚醒叫道娘呀

娘呀連叫數聲不見人影方知母子夢中相逢放聲

大哭嘍呀疼兒的娘呀

時纔間夢寐中母子相見 夢醒來又不見母在那邊

止不住傷心淚把娘叫喊 喊不應兒的娘淚如湧泉

自死後兒與娘未曾會面 萬不料今夜晚母子團圓

進門來如在生四處遊玩 把衣履與鳳冠拿起穿戴

不能穿娘又用明鏡照面 又聽得長嘆氣後悔前愆

無奈何站中堂憑空 <small>喊叫</small>	明顯顯與母親時纔 <small>散分</small>	我母子正然把衷腸 <small>嘆叙</small>	救苦難離不了佛祖 <small>眼開</small>	無限苦受不過難以 <small>嘆盡</small>	是金婁與劉假李狗 <small>起見</small>	你言說三官堂罪過 <small>犯難</small>	淚悲啼咽喉哽哭聲 <small>斷不</small>
叫不應生身母心中 <small>酸痛</small>	親骨肉今離別好不 <small>然慘</small>	眾惡鬼用鐵繩拴至 <small>問陰</small>	求佛旨必要我親到 <small>天西</small>	總望兒打救娘早出 <small>淵苦</small>	刁娘親改善行造此 <small>愆罪</small>	娘不該開五葷受盡 <small>連頓</small>	在靈前一見兒珠淚 <small>漣漣</small>

勤修行加苦功勇力 <small>辦前</small>	思一思想一想無有 <small>見主</small>	兒有心見佛祖求祈 <small>點恩</small>	替不得娘的罪兒有 <small>面何</small>	有罪孽養兒女難替 <small>線一</small>	到如今娘一死九泉 <small>難有</small>	那一樣兒若是視之 <small>不見</small>	想當初娘爲兒費力 <small>千萬</small>
不超拔我的娘誓不 <small>甘心</small>	到教我目連僧千難 <small>難萬</small>	好容易凡夫體怎到 <small>天西</small>	枉生我目連僧長在 <small>問人</small>	非比那無有子該受 <small>單孤</small>	眼睜睜陰陽隔不能 <small>前近</small>	兒叫喊娘聞聽即到 <small>邊身</small>	茶與飯衣與食件件 <small>全週</small>

幽真傳

金瓶梅

如是目連僧哭得死而復返孝心至誠感動觀音老
母變一貧婆來至傅家門前說道頌長家通傳就說
有一貧婆前來化齋伊俐報與目連目連道請他進
來伊俐聽說把貧婆迎至堂上見了目連施了一禮
貧婆遂問道小師傅如何眼目哭腫目連見問又哭
起來

蒙婆婆動問我珠淚忍難不由人把娘親又叫幾聲
婆婆道你母親死了小師傅何必這樣傷心

一想起養育恩未報寸分娘受苦兒一旁置若聞
婆婆道親恩至大報不完的但是爾母親因何而受
苦

因金婁與劉假李狗正不他不該哄娘親大開五
何不用人勸住不必開齋就是

迷心性人勸他便使棍棒只打的有善人不敢門
你何不苦勸

杭州城去年半方纔歸初相見慘老娘一命歸

西真傳

三

幽真傳
既死不能復生師傅何必悲想

養育恩未報答子職未盡不孝罪今次下實不心

小師傅縱然傷心難道令堂能活不成

昨夜晚在靈堂更深靜夜夢寐中見母面真實傷情

既見令堂難道話都未說嗎

哭啼啼他叫我目連名囑咐我快打救脫離獄

令堂自言因何罪犯受苦哩

三曹官皆說娘開齋犯傷生靈汚神聖其罪非

令堂叫小師傅如何救法哩

救苦難離不了佛祖憫慈母命我到西天拜懇世

西天拜佛路程遙遠你一人怎敢上前

為母親到不辭山窮水盡全無人指路途不敢登

無人指引也就罷了何又兩眼哭腫

眼睜睜娘受苦兒怎因此上日夜禪大放悲

好再不必哭再哭連我也哭起來了

自古道人心同替我思尊婆婆你看我傷不傷

婆婆道真乃大孝小師傅真心求佛這也不難昔日
我在終南得來一個方法可以見佛目連聽得此言
割身下拜懇求慈悲久後救出我母大恩不忘婆婆
道想往西天其中苦惱甚多恐你受不得那些苦楚
目連道只要請來 佛旨救出我母脫離苦難就是
七死八生捨身忘命都不怨恨婆婆見目連孝心真
切遂在懷中取一書本傳與目連你要身背一鞍口
念此書三步一拜五步一跪往西而行不可退志若

有苦難自有神靈護持言畢目連揭開看書即時不
見婆婆那裡去了知是神聖指示雙膝跪地叩謝神
恩向伊側道蒙神指引定要如此行之遂收拾一鞍
背在背上手拿板橙一根將書放在上邊去至靈前
辭別母親將伊側囑咐一番

目連僧跪靈前悲聲

大

哭一聲兒的母難見

親

怕娘親難受那地獄

苦

兒今去求佛旨要到

西

仔細思報親恩無有

別

往西天又何慮千里

遠

這幾日兒晝夜前思後想

不救母豈算得塵世兒

從早間把行裝整頓當停

辭母親兒今日逸走他鄉

老母親在地獄暫受磨障

兒立志求佛祖解釋罪殃

也不枉母子們生死相望

亦不枉老母親養兒一場

向靈前三叩首淚流兩行

悽慘慘背鞍張哭出孝堂

伊例見目連如此模樣心中不忍勸曰少東人何必

這樣性急

見伊例來勸我痛徹上心

手扯手你聽我訴說衷腸

我與你自幼而同來同往

今相別心不忍亦是妨礙

這家中我一去靠你執掌

大小事如我在不可荒疏

囑咐你緊緊記刻刻莫忘

你盡忠我盡孝各遵規章

少東人此去西天何時纔能回來

一句話問的我難以回講

說出來咽喉哽令人傷悲

今出門問歸期無有定向

或是遠或是近難知端詳

切莫可把目連望在上心

還恐怕二世裏纔能同行

怎不教一同行事可商量

報娘恩非骨肉難感上蒼

倘若是不歸家定有別樣

伊俐哥莫改心立志強堅

且莫說我目連不能了當

為母親又何懼生死亡存

速帶信金剛山張兄看

拜囑他忙偷閑求懺燒香

好弟兄再不能道德講談

你教他勤參禪莫悞時光

叙不盡離情話如水波浪

真乃是母有難心內忙著

伊俐甚是悲傷送出大門目連誠心誠意三步一拜

五步一跪直往西行見者人人傷悲個個稱孝於是

伊俐在家操持家務忙裡偷閑參禪打坐不題單言

目連在路行程毫無退志求佛救母後人有詩讚曰

孝念感格虛空神誠心竟往西天行若非求佛超

母罪焉得脫離酈都城

如是目連日拜天神諸佛夜拜古廟靈真受盡千般

萬苦毫無一點退心忽一日來至一山甚是險峻前

無招商後無旅店天色將晚正是寒冬天氣雪花飄

飄冷風淒淒忽聽林中唧唧噥噥好不駭人這目連

雖不害怕心內也有三分驚懼又想道天也黑了路

上無人不知去向風雪透體寒氣徹骨正是哭天無

路嗥地無門身靠古樹仰面長嘆嘆道天呀天呀

站樹下不由人仰天嘆長究真原這情景實在可憐

我目連為母親受盡難苦身披鞍到天竺乞佛援救

報母恩怎辭得山遙路遠扒高山越峻嶺來至此間

從清早吃了飯前路趕急又只見天降雪撒落川平

放大步往前行忘却午膳心只想救母難不可遲延

前行走要尋個招商旅店萬不料天色晚無處眠安

睜開眼黑朦朦星斗不見孤單單靠樹下又飢寒又

老天爺既吹風莫落點雪既落雪莫吹風尚還可安

你然何風與雪雨不欠斷活活的凍死我受苦連目

腹內飢身又冷條條戰打怕的是今夜晚有命難全

縱然開我目連死而無願痛娘親坐地獄何日了然

望老天施惻隱把我憐念打救我母子們同出苦淵

有菩薩坐雲頭暗暗照看觀目連真算得有志奇男

若受得諸魔考果無二念管保你身清平去上天西

這一陣哭得我慈悲現發

用手而指一指化坐草

楊柳枝化尊神坐在面上

靜水瓶化一盞明燈懸高

有老母安停妥抽身不見

等只等純孝子來到此間

目連僧靜愁眉用目瞧

恍惚時見紅燈懸掛前面

想必是這庄村離此不遠

不由得精神展喜在肩尖

我不免到那裏借宿一晚

暫停身避風寒待至天明

目連想道必定此處有人遂照紅燈而來走至門首
叫道家中有人麼連叫數聲不見答應遂入宅去拾

頭一觀並無一人只見上面有一尊菩薩目連即倒

身下拜起的身來四面一觀只見左邊有一破棹棹

上幾個點心內中無人那裡有此點心用手一摸尙

有熱氣忽然腹中饑餓拿起便吃心中一想食不得

食不得自古道廉者不受嗟來食志士不飲盜之泉

况又無人豈不犯了偷盜麼依然放在棹上忽然外

面有人道賣人蓆菓目連想道人蓆菓有賣的麼開

口叫道我買那人道開門便見目連把門開了乃一

男一女年紀不過七八歲掇着菓子向目連道你買
麼目連道正是此菓價要幾文嬰兒姪女答曰論此
菓千金不賣若是你買一枚要七文銅錢目連問道
菓出何處答曰三叉樹上纔有問曰然何半夜纔賣
答曰此菓要人靜方得得時就賣問曰要何人方得
答曰老者不見少者不識俱不能得只有我姊妹二
人方可易得問曰你怎知之答曰前番有一黃婆慣
知吾等是他教的又問曰此菓食之有何貴重答曰

得食者長生不老問曰你二人怎麼有而不食答曰
得者食不得食者必化之故我二人來賣目連取了
七文銅錢買了一枚食之其味甚佳連食三枚目連
又買二人不賣遂出門去了目連遂打坐誦養忽然
睡去霎時醒來天色將明茅菴不見知有神聖點化
叩謝神恩將鞞背上又往前行扒山越嶺慢慢而走
過了數重又見一山又高大又險峻雖難步難行看
來到還有些景致麋鹿啣花羊兒跪乳泥牛耕田目

連見之稍有歡容忽想起母親陰司受罪真乃悽慘人也

目連僧入深山苦楚

受盡

只走得雙足疼難步

難行

為娘親身不辭山高

峻路

走一山又一嶺崎嶇

層層

身又倦體又麻神昏

不定

山高大路窄峽真正

驚駭

只怪我目連僧生就

苦命

身雖勞為報恩不敢

停少

來至在山脚下見些

美景

有麋鹿啣花草走入

山林

這老鹿為鹿兒朝日

慳慳

我的娘為孩兒亦費

心勤

目連僧噫彌陀又往

前盡

見羊羔跪乳食答報

深恩

這禽獸都知道報恩

返本

我目連不盡孝何以

為人

山中景解不脫心中

愁悶

陡然間黑雲起地暗

天昏

正行走見赤龍攔住

路徑

常存我鐵石念不畏

不驚

我若是不孝子禮該

報應

遭雷打被龍抓天理

彰明

有雷公見目連孝心

真重

化一道紅雲起歸上

天庭

觀情景方知道佛祖

慈悲

忙叩謝虛空中過往

神靈

即起身口不住諸佛

念誦

三步拜五步跪又往

前行

毫不敢有放肆恭恭敬敬

上西天全憑這一點誠

目連信心切切正盼

忽然間狂風起胆戰心

一霎時只吹得山搖

此境中花菓木七散

諸惡類過此風不見

我目連去那裏暫把

猛抬頭見岩下有一

入峒中候風息好向

坐宮中把六門緊緊

閑無事尋知止調息

知定靜能安慮無窮

此好似仙佛地境界

有目連始終畢忽然

抬頭看前來了一位

手牽着大白牛坵田

有人行外必然大風

出峒來見牧童一聲

上西天那條路求乞

那童兒口唱道異禮

牽着牛跟着牛即是

目連僧聽此言昏昏

少不得正望着中路

正行走又來至一座

上懸着餓虎牌吃人

若有人上西方要加

心堅真意誠正念佛

一時間虎現形跳耀

目連僧一見得自覺

在前山惡風起幸未

今來到餓虎山必把

我縱然今一死到也

干淨

最可憐我的娘受苦

冥幽

天地間善惡報絲毫

不紊

吉與凶生與死要靠

天

有目連把佛號不住

念誦

忽來了伏虎將手拿

鐵繩

走上前將猛獸鎖套

項頸

喊野畜切不可在此

橫行

回頭來叫賢弟莫要

驚恐

苦已盡甘自來道菓

成圓

小東人莫遲延前往

前途

自有人護佑你西方

徑路

如是目連正在驚駭忽見二人將虎降伏心纔放下

想道此二人是我那裏會過就忘記了有一位口叫

賢弟黑面長鬚好似金剛山有達兄那一位叫東

人好似家人伊俐他二人如何得到此地又將猛虎

鎖去正在疑惑忽有人叫道蘿葡急行天將晚了目

連抬頭一看乃是父親雙膝跪地口叫爹爹快打救

為兒來傳象叫道兒呀為母求佛只要心真無有方

碍目連問曰此是何處答曰善德堂父閑居在此又

問曰時纔那二人他是何人答曰伊俐有達是也問

曰到此何事答曰功行圓滿證了菩提問曰兒今如

何答曰我兒尙早話說到此一時不見目連心中歡
喜道幸喜父親有達伊例俱得正果猛想起父得高
超母在地獄受罪心中焦燥將鞍背身口念佛經直
往西行遠遠望見一座高山四面懸岩一望無涯俱
是山林樹木黑暗沉沉無有去徑目連又驚又怕東
看西望草茅之下尋一條崎嶇小路慢慢而行却說
此山名爲賽崑崙上下六十四里一概盡是樹木林
郎霧氣騰騰又無招商旅店觀音菩薩早知目連從

此徑過遂化一座茅菴玉女化爲姪女老母化爲黃

婆開座店房等候目連到來考他道念如何

有老母坐茅菴用眼觀青的山綠的水却也幽然

左金童右玉女常常隨伴靜水瓶楊柳枝洒落塵凡

白鸚哥在一傍聲聲不斷只叫得普天下國太民安

吾慈悲在凡間救苦救難度醒了多合少信女善男

看日月走東西忙忙似箭只催得青髮童轉成老年

觀塵世盡都是痴迷漢一個個化不醒大夢一般

只曉得存奸巧銀錢攢積

豈知那身外物怎能保全

勸世人存好心多行善念

積下了好兒孫同把法光

若不信你把那目連看觀

苦立志求佛祖超拔玄九

作惡人全憑着利口巧辨

心不良比如刀舌似甜蜜

每日裡謀害人晝夜盤算

全不怕上天鑒一報還一

盡都是愛酒色財氣貪戀

沒幾個積陰德廣種福田

縱然是家富豪銀錢貫萬

身死後帶不上半文錢銅

空手而去至在幽冥冥冥

十殿君查善惡分出賢愚

明明朗孽鏡照誰敢弄巧

展開了生死簿罪過千萬

差小鬼押着你遍遊十殿

一搭搭一件件自已還填

狼牙棒打的你皮破爛肉

下油鍋鈿分屍又上刀山

受不盡地獄刑聲聲喊門

到臨危抱佛脚也是枉然

塵世人如吃齋能把念佛

身死後童女迎寶蓋幡幢

過金橋即現出霞光閃閃

諸惡鬼見善人不敢前近

十閻君聞聽得迎接下殿

極恭敬賜坐位不准奉刺

無罪犯何懼那牛頭馬面

逍遙停也任隨散步玩鬧

有老母在茅菴正把世猛抬頭見目連來到此
觀看他只走的渾身汗是為母親真不辭千水萬
如是目連僧撥草尋路只走得渾身是汗抬頭又見
天色將晚正在憂慮猛然一看見一老媽媽與兩位
二八女子自言自語不知講些甚麼目連上前深深
施了一禮道老媽媽請了婆婆道小師傅施禮為何
目連道天色將晚不能前行求媽媽慈悲借得一宿
大恩不忘婆婆道說甚麼大恩茅菴草舍如不嫌棄

住下無妨動問小師傅因甚這個模樣那裏前去目
連聞聽不由兩眼落淚媽媽請坐聽我道來
叫媽媽細聽我稟告稟提起來不由人珠淚陶
家住在王舍城人人皆曉賢我父母常唸佛學習僚
傳門中三代人吃齋好學僚生下了傅蘿葡薄命僚
方九歲我父親辭世去了單撇下老娘親每把僚
我一心杭州城去求道大僚恰回來我的娘命歸僚
他不該開五葷飯戒犯了僚自造下無邊罪地獄僚

歸家來託一夢方纔曉

受不盡獄中刑實實難熬

他叫我上西天把佛告

五閻君見佛旨纔能饒恕

細思想養育恩終身難報

因此上往西方不憚勞煩

過了些溝與澗淵泉河

走了些崎嶇路峻嶺高山

受千辛並萬苦我纔到來

問媽媽借一宿暫住交昏

人說是黃連苦我敢較比

我目連比黃連不差分毫

婆婆道你這個孩子苦也苦得好苦盡甜來苦的不
在行我看你是個苦瘋子罷你娘死了要去西天求

佛你就未聽人說死了死了人死就了了還有甚麼

陰司地獄受苦受難這是一則一則你往西天求佛

你未想這西方佛人人可求的麼况東土到西方十

萬八千里路無影無形知道那是西天哩恐怕你走

不到西天把你一輩子事就悞了目連笑道媽媽真

乃愚見不明大道你言人死就罷了麼人在生在死

無拘得管這人在陽世恃勢辱良行奸弄巧作下非

為之事遇見對頭告到官前就有牢獄枷鎖棰棍板

幽冥傳
子等等形罰難道人死就罷了不成自古道陽有陽
律陰有陰條凡人在陽間造下無邊罪過陰司治下
無限地獄古言人有不明之事天無不報之條循還
天理豈有差謬你言西天求佛人不能到古人有云
心卽佛佛卽心只要一心想佛終無改悔那有不到
之理又云三教聖真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真你言
自東至西十萬八千里程途無人得到只要除却十
惡改除八邪堅心立志一意歸中有何難哉天堂雖

高攀援可登西方雖遠志穩能行目連一篇言語說
的婆婆不言不語側身後邊去了。婢女手捧香茶一
盞來至目連面前輕言細語道小師傅請茶目連接
過吃茶以畢盞落平面不一時把飯掇在棹上道小
師傅請來用飯。眉來眼去目連毫不動心飯罷天色
昏暗婢女照上銀燈目連觀看側邊有榻遂在榻上
打坐。叅禪萬緣掃盡一霎時恍惚杳冥去了。婢女手
捧香茶來至面前見目連正在杳冥之際用手一推

把目連推醒問曰深更夜靜來此何事女子答曰與
師傅送茶目連道又勞費心放在平面安歇去罷女
子道小師傅不必痴愚在後堂奉媽媽之命與你陪
伴來了目連聞聽此言戰戰兢兢便起身來說道休
得無禮

目連僧聽此言憂愁滿面戰兢兢起身來即便開
他本是修行人紅塵不染把風花與雪月丟在一邊
戀紅塵意性牽不能上岸貪風流身體虧性難保全

心清靜常守着無字

正念

苦立志報娘恩要上

西天

留一宿我得恩大義

不淺

到府上勞款待我心

不妄

遵大姐有幾句良言

勸

莫煩耳細聽我講說

一番

你本是名門女有體

有面

豈學那賣花娘無恥

無廉

爲女子切莫把節義

看淡

遵三從體四德纔算

賢淑

學幽嫺與貞靜言行

不亂

遺留下美名聲萬古

流傳

小女子走上前忙陪

笑臉

遵一聲小郎君莫把

嫌奴

進門來奴與你捧茶

飯

無良心反道奴無恥

無廉

陪郎君非是奴自作賤下

時纔間夢寐中菩薩言訓

他言道傅家子宿在店前

你二人天造就今有緣姻

稟明奴母親曉與你伴陪

因此上會郎君來到邊這

好夫妻成婚配天人感激

真是千里緣今使牽線

有姪女走上前不顧面臉

目連僧阿彌陀口念幾番

任憑你口說的天花亂墜

想成婚除非是地覆翻天

目連被女子百般調戲慾心全無半點口內常唸阿彌陀佛觀音老母一旁觀看喜氣滿面善根深厚算

得佛家棟梁用手一指燈光不見目連昏昏沉沉倒在榻上睡去菩薩遂書箋帖留在面前目連醒來擡頭觀看天色明亮睡的茅菴不見房屋又見身邊有帖拿起觀看目連為母立志心堅遇難不畏見色不貪功果圓滿菩提登仙吾本觀音指示一番看畢起的身來拜謝神聖身背張鞞口唸佛號往西而行觀音老母見目連功圓果滿不能脫身遂命白猿前去引他脫身白猿領命下凡這一日目連正在登程口

丙發渴將書本與鞍張放下河內哈水去了白猿將書與鞍拿起就走目連抬頭看見忙趕便喊叫道畜生休得無禮這書鞍是菩薩所賜要往西天去的這猴兒那裏肯聽越趕越跑白猿見趕之甚急往岩下一跳目連救母心切那論高低也要趕去看看趕至近前只見白猿一步跳在火裡目連一看只見烈火焔焔澗有數丈目連心內著急哭道天哪天哪我爲母親求佛全靠此書方能得到西天如今書已焚壞

怎往前行費盡苦心我母不能相救事到如今還要這命做甚罷罷不如拜過父母養育之恩捨身罷了卽望着王舍城中一拜拜畢將頭抱往就往火中一跳覺得昏迷不醒早有五龍將目連僧捧至大雄寶殿目連睜眼一看上面坐着佛祖金剛排列兩旁目連向前頂禮而言曰弟子拜懇求佛祖慈悲搭救母親出離苦海佛曰你今功行圓滿當證佛果七祖盡可超生但你母開齋犯戒打佛罵祖不遵佛法焉

幽真傳
能超拔吾前有示弟子俱忘聽我宣來 佛家心慈
悲規戒甚精嚴誠進無返意共登大願船稍有違吾
戒難逃地獄前佛法無順私佛禮宣守全無外孝弟
忠信禮義恥廉只要守戒規自有妙諦詮道德果精
熟跨鶴上西天如若破齋戒永墮不登蓮佛家戒規
此處獨詳持齋守戒佩服莫忘目連敬聽一遍心中
想道爲母求佛費了千辛萬苦纔到佛前今佛不准
救母又往何處去求我若不能救母縱成佛果何益

遂跪在大雄寶殿哀哀悲慟總求我佛慈悲超度我
母兒在極樂逍遙母親地獄受罪其心何忍西方那
有不孝之佛乎言畢哭倒在地

目連僧在雷音哀哀上跪 佛祖爺坐上邊細聽隱

蒙慈悲渡弟子恩加十倍 證佛果苦堅真未把心灰

我的母現今世地獄受罪 費千辛並萬苦不能解危

母受苦兒享福心中有愧 西方景逍遙樂無心去爲

在陽間自開齋今受大累 傷生靈違天律敗壞佛規

論佛法該當要地獄

永墜

念我母女流輩不知

非是

是金婁與李狗劉假

昧心

他不該誘我娘開齋

非為

他二人為口腹好貪

滋味

此時節連我母致入

罪魁

今受過五眼刑亦該

知悔

求佛祖發鴻恩拔濟

釋回

古常言塵世上母依

子貴

兒證果母受罪於理

有虧

我目連不證果心亦

不悔

祈佛祖賜佛旨與母

解危

若不然我母子不能

相會

言至此不由我珠淚

雙垂

大雄殿只哭得諸佛

淚

釋迦尊心不忍發了

慈悲

於是佛祖見了目連為母心真算得孝子乃曰何母

今在地獄受罪本不該赦念你孝心真誠賜你佛旨

一道行至地獄無有阻攔遍遊十殿尋着你母即可

超拔目連謝恩領旨下殿竟往幽冥而來却說劉氏

陰魂被惡鬼夜叉押解來至一殿早有劉假李狗在

案秦廣王曰你三個孽種金婁李狗受人義養不報

大恩慫恿開齋勾串害主劉假天良喪盡背親向疎

致爾姑母殺生害命勸他開齋該當何罪你講金奴

劉假畏法不言惟李狗狡獪饒舌見冥王叫講便說

冥王爺爺容稟

有李狗扎跪在幽冥寬

尊一聲冥王爺細聽我

傅劉氏吃五葷自己願

查其實與小人真是無

我總然有幾句言語相

他亦是愛美味心甘意

自拿起自張口自己不

並無有一個人強使他

我李狗與傅府原係親

况主僕未必然話都不

誰不言劉四娘大開厭

難道說冥王爺你不知

若問起別的事還有可

勸開齋這個罪小人不

叫李狗你不必巧言舌

聽冥王把情由細說一

他為主你為僕日侍陪

勸其善懲其過禮所當

傅劉氏心歪斜爾等當

用好言扶正他不可偏

你三人倘若有良言相

惡念起知改悔復把善

何至於開五葷天律干

爾等輩也有福那有罪

為甚的殺生靈胡行亂

你三人盡講的無忌之

上智人已已正還正善

下智人成其善在人全

傅劉氏無智慧德行

薄

聞你言心不定禮昏

倒

自造下無邊罪你把

誰

冤不了地獄刑自己

還

冥王說罷三人不言向劉氏曰你可知罪劉氏云女子不知王曰爲婦女當知從夫所爲生死不改方爲婦道無虧爾到傅府非止一年傅家持齋非止一代傅象存時你隨吃齋傅象方死你背夫改行前後一人彼此兩心你有何說劉氏曰小女原本從夫持素非有他意不防夫君一死我覓蘿蔔出外被李狗三

人說亂一時迷惑因受三人套害望冥王爺諒察李狗聽得此言便大聲說道冥王爺聽小人說來傅表嬸說的話盡是扯誑他開齋我並未曾勸他他說夢見吃肉我纔說莫是齋吃滿了菩薩叫你開齋麼今冥王案前說小人們套哄於他這個話只可以哄冥王爺便哄小人不過望冥王爺莫信他的話冥王道休得饒舌王就依你說你言菩薩叫他開齋可是那尊菩薩說來這李狗無言可答冥王又向劉氏曰你

幽真傳
怎不洗心滌慮只因一念之差遂致羣魔入竅使你
性情顛倒其始也夢由心起意爲情牽開齋破戒恣
食生靈神堂概行毀傷竈君擅敢污穢甚至拒佛法
惡言罵元始打燃燈買生長殺年餘白骨堆積如山
傾刻青花現底造出無邊苦惱不思何日脫離總之
罪在於僕究之還歸於主李狗三人罪或可寬然此
可以例男子而不可以例女子今將開齋而究其實
劉氏雖有是心未有是舉其成敗只在一言間耳爾

三人不能阻之隔之反而挑之引之其爲罪魁何辭
王職司陰曹權衡因果報應執法如山絲毫不爽今
定爾罪照律施行李狗金婁劉假爾等應該抽腸破
肚拔舌控眼礮研鋸解油鍋刀山諸地獄等等之罪
受滿打入阿鼻地獄永無出期而傅劉氏遍遊十殿
殿殿拷打獄獄受罪諸般刑苦受盡打入鐵圍城中
言畢遂命鬼卒拿去執法只見猙獰惡鬼照判施行
受盡磨難解往二殿楚江王聞知犯鬼解到遂卽陞

鬼門系

殿審了一番將各樣獄刑受遍命鬼卒解往三殿殿
殿如此受刑去了 古人云在生置下千金產死後

難帶半分文功名富貴皆虛幻只有陰功能保身

於是目連和尚領了佛旨陰曹尋母駕定祥雲來至

陰陽界鬼門關抬頭一觀

目連僧坐雲端用目

看

一霎時來至在鬼門

關

見鬼差解鬼魂來往

斷

地府中與陽世大不

一般

陰煞重寒冷氣透入

肝

黑暗暗霧沉沉看不

天

凡人死到此處掛號

分判

善者善惡者惡都不

馬

現放着孽鏡臺何用

強辨

照前生所行爲無不

的端

不怕你心毒計明瞞

暗騙

任奸巧伶俐輩觀見

胆寒

陰曹府論善惡不分

貴賤

善者超惡者墜賞罰

無偏

身富貴無善功閻君

惱恨

受刑法那論你王侯

高官

來的來去的去鬼魂

不斷

看不見我的娘心好

痛酸

按雲頭只落在陰陽

地面

去見了三曹官細問

根源

目連僧來至陰陽界鬼門關早有鬼卒觀見毫光閃

幽冥傳

卷

閃知是西方金仙遂稟明判官判官出階迎接來至
 大殿施禮以畢法官曰大仙往那裏去到此何為答
 云我乃目連僧是也領了佛祖勅旨我尋我母你可
 知否判官曰你母前三年在此掛號陽間造有十惡
 不赦之罪解往一殿受刑去了目連一聽遂悲慟不
 止告辭而行竟往一殿去來抬頭看多少罪犯盡在
 受苦目連見此無不悲傷暗想我母造下大罪豈能
 受得此苦不覺嘆曰

陰陽界鬼門關一一到走 尋不見我的母心內愁

左思想右籌量無有計 看起來坐地獄冥王不

我母子要相逢怕難到 縱然有佛勅旨急減律

細思想男女修各宜起 莫等待身死後不得交

論生死大限來何分老 壽與天那管你貧賤富

任你金銀廣閭君不 善者超惡者墮不漏毫

切莫說我為善在等年 須恐防斷了氣夢歸陰

有多少望鄉臺再把親 有多少哭兒女珠淚陶

有多少把妻子會之

不到

有多少把丈夫不忍

輕拋

有多少哭親族恩義

未報

有多少哭鄰友從此

絕交

有多少哭田地房屋

盡料

有多少哭銀錢未帶

分毫

有多少哭衣食枉自

苦造

有多少哭奴僕不能

代勞

有多少捨不得亦要

捨了

有多少受不得也要

受熬

行善人歸冥京還是

榮耀

童男女來迎接散淡

逍遙

前幢幡後寶蓋熱熱

鬧鬧

唵彌陀正過了金橋

銀橋

或成佛或成仙上帝

封誥

上天堂遊海島不染

塵塵

見幾個作惡鬼號哭

嗚叫

豺獠鬼執銅錘背上

敲敲

打在那奈河橋底下

睡倒

蛇嘔血狗食肉魂散

魂消

返魂扇扇幾扇魂又

還了

又押解往前殿不肯

輕饒

見幾個害人的冤冤

相報

見幾個傷生的刀叉

還刀

見幾個壞天良剖腹

剝窟

見幾個說誑話舌拔

敲牙

見幾個斬手足不行

正道

見幾個挖眼目亂把

人熊

見幾個忘八德受盡

苦惱

見幾個背五倫雷打

火燒

見幾個愛風流銅人

常抱

見幾個污字踪發放

毛福

幽冥傳

天

假三教糊作為皆有惡報學九流喪天良罪過難逃

凡士農與工商存心好要大世界男女們修善高為

陽世人由俗染無惡不造那知道死歸陰自把招禍

陰曹府這刑苦世人誰曉為母親來幽冥纔知分交

男合女聽我勸行善為妙敬天地禮神明報親劬勞

守王法遵師訓敬重三寶了萬緣掃四相意馬拴牢

謹三皈嚴五戒不惹煩惱樂清閑証道果早出塵籠

莫說是別人善我就不造又莫說別人惡我亦不造

豈知道為善事明人了自陰陽界孽鏡臺刑法不饒

若不然墮地獄無人可保縱然有賢子孫難把身超

我今日親眼見特為眾告願世人急改過莫犯天條

目連嘆畢來至一殿早有鬼卒報與秦廣王說道大

孝目連身領佛旨尋母來了冥王問報抬頭一看只

見毫光閃閃真透殿前冥王下殿迎接來至殿上施

禮已畢分賓主坐下目連道我奉佛旨遊冥尋母動

問冥主我母劉氏在於何處王曰你母開齋破戒殺

生害命貪圖口腹打僧罵道穢污諸神過惡至極在此諸獄刑法受盡早已解往二殿去了目連聽得此言告辭而去

目連僧聽一言愁容

面滿

陰曹府這刑法真正

森嚴

我的娘亦在此不能

無險

娘有難兒散蕩其心

何安

走上前施一禮卽忙

下殿

辭別了一殿王來至

獄間

正行走抬起頭睜眼

觀看

見刀山似麻林胆戰

心寒

山上邊現掛着罪人

無限

耳聽得悲切切叫苦

連天

眾男女身掛得皮破

爛肉

血淋淋往下滴真是

可憐

目連僧一見得口中

嗟嘆

勸世人切莫可自縱

心猿

刁唆人背五倫骨肉

離散

哄騙拐恃強橫凌辱

善男

凡種種不良心切記

莫犯

亦免得身死後要上

刀山

言罷時卽起身不可

久站

身奉着佛勅旨無有

阻攔

大小獄各地頭一一

遊遍

尋不見老母親心似

刀刺

我只得二殿王去把

王三

問一問我的母今在

那邊

目連僧二層地獄遊遍不見娘親劉氏心如刀絞來

至二殿楚江王聞聽下階迎接將目連迎至殿上施
禮已畢分賓主而坐王曰不知大孝善士駕至未曾
遠迎多待有罪目連道那有冥王之罪肯撞殿宇是
小僧之罪敬問冥王我在一殿問說我母劉氏解至
二殿為甚遍遊不見王曰前有罪犯劉氏從此殿過
罪苦受滿解往三殿去了目連聞聽心似油煎遂即
告辭往三殿而來

目連僧辭冥王心中

慄

領佛旨尋母親來至

冥幽

觀此獄這刑法比前	更重	有惡鬼押解人往來	不
在陽間無忌憚強橫	甚惡	到陰曹悽慘難步	難行
又只見把人足用繩	拴定	掛在那無情樹哀哀	連聲
目連僧看罷了急往	前行	又只見挖二目痛苦	難云
有一座平秤臺罪犯	數等	用秤鈎掛着心量其	輕重
觀罷了此獄刑甚是	可憫	擡頭看又觀見一座	獄門
眾惡鬼將罪犯用繩	拴定	執鋼刀把皮剝鮮血	淋淋
勸世間男共女修善	要緊	切不可恃已勢嚇詐	愚人

凡斗秤出與人且勿

兩等

賣米糧如發水天神

怒

古蒼頡造字跡當惜

當敬

習醫學堪輿不可

不精

如見人妻合女戲言

要禁

以己心推人心仔細

品評

日每間造罪孽自不

醒知

一旦間歸冥府受苦

無窮

在生時作愆尤地獄

受用

或倒吊或剜目或用

稱秤

又還有剝皮獄刑苦

更重

勸世人早向善方免

此刑

三殿王諸地獄一一

遊盡

找不着我的娘那裡

去尋

娘有難我只得急行

前進

去見了三殿王細問

分明

目連獄中遍遊不見他母哀哀慟哭來至三殿宋帝

王一見下殿迎接來至殿上施禮已畢目連曰我領

佛旨遊冥尋母所有地獄一一遊遍未見我母那裡

去了王曰你母造罪甚深諸刑受盡押至四殿去了

目連聞聽悶悶不樂辭別冥王竟遶四殿而來

目連僧遊地府尋娘

不見

悶懨懨手捶胸口叫

蒼天

觀陰曹黑沉沉無邊

無岸

耳聽得眾鬼啼飢

叫寒

也不知來到了甚麼

地而

見一籠火焰燄惡鬼

凶殘

將手足盡綁着燒成炭

一個個口叫苦心似煎

有目連正行走擡頭

又只見抽筋獄受苦

拿鬼犯來抽筋刑法

只痛得條條戰有口

睜眼觀寒冰獄冷風

用鐵叉把罪人挑在

只脫得赤條條身無寸

冷寒冰透骨體凍冷

觀此獄這刑法心驚

勸世人急改過早把

切不可賣假藥悞人

切不可造假貨將人

切不可借神明募化

切不可毒魚蝦惱恨

引人賭引人嫖造罪

唆人爭唆人訟都是

勸世人存好心改惡

縱有那地獄刑憲得

這些獄都走遍細查

並未曾見我母他

地獄中諸刑苦令人

我的母受此苦十分

言至此悲切切心肝

只得去見冥王細問

目連見獄申刑法森嚴細想母親怎能受此刑苦悲

悲切切來至四殿五官王聞聽下殿相迎目連就此

施禮未會上殿遂問道聽說我母來至四殿怎麼找

尋不見五官王曰你母罪重如山殿殿受刑押解五
殿去了

目連僧遊地獄觀此

情景

陰曹府與陽世大不

同相

是善人到此地極其

恭敬

有牛頭合馬面喜笑

盈盈

這判官與小鬼拱手

便請

冥王爺親下殿施禮

相迎

無善功到此地諸鬼

恨惱

十殿王一見了打罵

不停

展開了生死簿依律

定罪

只發在各獄中又受

苦刑

幸喜得吾一生未迷

本性

識破了循環理立志

修行

倘若是貪風流迷不

醒悟

到於今墮地獄也是

傷情

心思想自嗟嘆正行

路徑

睜眼看見一獄令人

着驚

眾鬼卒把罪人銅叉

叉定

下油鍋只燴得皮焦

肉爛

皆因是在陽世強惡

凶橫

遠君子親小人不把

善行

亂五倫忘八德豺狼

性情

揚人惡掩人善敗人

名聲

住公門不修善銀錢

貪弄

知肥己不顧人家業

凋零

造下了無邊孽嗚呼

喪命

五殿前下油鍋定不

容情

目連僧問娘親鬼卒

不應

我只得悲切切再往

前行

又觀見一地獄甚是

凶險

把犯鬼來開破抽腸

剖心

不明白走上前一聲

問動

在陽間因何故造罪

甚深

鬼答言謗三教正道

不信

食齋戒他不愛勸人

開葷

有僧道不守規酒肉

常頓

玷辱了仙與佛諸聖

真葷

目連僧聽一遍心中

燃運

我的娘免不脫這重

獄門

又問道我的母可曾

過境

望鬼哥莫煩燥說與

我聽

答曰有傅劉氏刑苦

受盡

勅旨到轉別獄我不

知情

有目連聞聽得心中

酸痛

去見了五殿王細問

分明

目連尋母遊遍諸獄不見心甚不忍來至五殿閻羅

天子早已知道大孝目連奉旨遊冥救母遂下殿迎

接來至殿上施禮已畢分賓主坐下目連道我今奉

旨遊冥救母來至五殿怎麼不見閻羅天子答曰你

母不能為一家之主宰輕聽奴僕播弄大開五葷殺

害生靈毀經滅象欺聖污神無惡不作上千天怒造

有極惡之罪吾陰曹十殿冥王豈有徇情不賞善罰

惡之理三曹共議你母罪孽不能赦宥殿殿受刑打

入鐵圍城中永無出期時纔解往六殿去了大孝目
 連依吾看來且自繳旨去罷不可枉勞神思想見你
 母萬萬不能目連道如此說來不救我母誓不甘心
 冥王道善惡不報我未之見也目連道我若救出你
 便怎講森羅道每月前來朝你二次若救不得出你
 便怎講目連答曰永不超生由你十王處治遂與森
 羅打賭結掌悲悲啼啼下殿而來
 目連僧悲啼啼淚流雨 最怕的犯王法身無主張

我的母由己性造下孽 在地府受諸刑好不涼
 五殿王照律行不肯放發 墮地獄無出斯永受苦
 聽此言不由人慟徹心 只急得目連僧頭冒火
 森羅殿與閻君打賭結 救不出我的母誓不返
 有目連正行走擡頭懸 見腰斬地獄門好不悲
 那鬼卒將人腰砍斷血 問此人受刑罰所為那
 鬼答言在陽間不敬尊 忘八字背五倫不孝娘
 言畢時一拱手急急前 又只見銅汁獄令人忙

幽真傳

把鬼犯用法繩一

細細

用銅汁灌口中疼痛

難當

問此鬼犯何罪受這

苦況

鬼答曰造誣言誹謗

善良

苛索財逼押人房屋

佃當

肥己身不管人一家

死亡

尋娘親觀獄刑神昏

飄蕩

抬頭看鐵磨獄就在

那旁

見鬼卒團團轉磨聲

响亮

把一人只研得無有

屍腔

這屍骨如粉碎傾刻

即喪

有鐵狗爭血吃如同

哈湯

問生前犯何法受此

孽障

鬼答言假三教不務

正行

迷五常釋五戒五行

俱全

違背了三教禮失去

天良

目連僧問此言該背

罪眼

世間人那一個不遭

此殃

吾修行到地獄無阻

無擋

各獄中都觀盡未見

我娘

盼母親不得見珠淚

下降

思一思想一想心內

發慌

在地獄也不可久久

遊蕩

去見了六殿王細問

端詳

目連和尚尋娘不見痛哭一場又至六殿下成王聞

報大孝目連奉旨尋母抬頭一看只見毫光閃閃直

透殿前知是目連來也遂卽下殿迎接來至殿上施

禮已畢分賓主坐下目連遂問道聞聽我母來至此

地怎又不見王曰你母前者到此諸獄刑法受盡解
至七殿去了

目連僧聽此言雙淚下滾下尋不見生身母實是法無

辭別了六殿王少侍陪駕陪心欠望老娘親眼淚把

想母親只想得忘却價身盼我娘只盼的兩眼花昏

兒怕的諸獄刑娘受打拷遊地獄走的我渾身麻酸

行正時觀此獄心驚怕胆確春獄實森嚴將人殺嚇

有鬼兵執銅叉罪人下霎時間把鬼犯春成渣肉

問此鬼受刑法却是為鬼答曰精搶劫惡賊法犯

還有等毀古廟神像化焚還有等貪口腹生靈殺宰

正行走見一獄令人怕驚又看覘抽腸獄其苦涯無

將人綁刀破腹腸肝下割下眾鬼卒扯的扯拉的再

問鬼卒受此刑為的是他不該習刀筆害人家傾

在陽間造淫辭吟唱耍玩耍使男女聽聞者都發心

看刑獄真果是報應不勸世人有則改無則省

急行走我不必在此話尋娘親不管他閑事雜紛

往前進抬起頭用目

下進

觀見了血湖獄水生

紅震

凡婦女身不潔把罪

下造

坐血河赤條條蓬頭

髮散

每一天三冷血不食

下就

見鬼卒使錘打把他

押逼

睜開眼俱是血心驚

胆怕

有銅蛇合鐵狗唧唧

呱呱

縱然有兒合女誰來

救駕

又哭天又哭地兩眼

暗望

這婦女悲切切咽喉

哭啞

血河苦縱難受不能

上扒

目連僧血湖池一一

看罷

不見我生身母他在

那塌

一時間縐眉愁心似

刀割

見冥王我只得細說

根芽

目連遊過諸獄尋母不見心中悲傷來至七殿泰山

王問報即忙下殿迎接來至殿上先施禮已畢目連

道各獄遊遍怎不見我母那裡去了冥王道你母罪

大至極受此刑苦不能超脫押解八殿受罪目連聞

言施禮告別往八殿而來

有目連七殿中尋母

不見

辭別了太山王珠淚

不干

我母子今日的不得

會面

不由人心發焦愁鎖

眉尖

十殿王心似鐵不施

憐念

看起來實難救娘出

九泉

野愁眉各獄中細細看

見坑中炭燃着火光天

眾惡鬼把罪人放在

只燒的肉成團其苦言難

問鬼卒受此刑何等

鬼答曰貪口味傷生不

全不體天地德好生

又凌孤又逼寡一味貪好

觀罷了此獄刑往前

只見得炮烙刑好不然慘

將罪犯綁之在銅柱

滿身上只烙得油流乾

問鬼卒受此刑是何

鬼答曰挾私仇陰毒硬

又還有學廚夫佳味

傷四生朝夕殺造下怨罪

聽罷了思娘親忙把

見鐵床歷一人苦不可

只壓得七孔血流出

苦哀哀悲切切總不寬放

問鬼卒受此刑是何

鬼答曰皆因他利口狂

謗佛道毀聖賢輕慢

持齋戒他言道邪術異

目連僧聽一言口呼

真乃是人可瞞天不可

諸獄中盡觀罷娘又

我只得尋冥王再問一

目連入殿獄中遊遍未見母親心甚不安來至殿上

平等王聞聽大孝目連到此下殿迎接目連施禮遂

問道入殿王我母解至此地爲何遍遊不見王曰你
母早已到此獄苦刑受遍解往九殿去了

有目連問此言忙拿禮奉尋娘親辭王爺不能

急忙忙往前進找尋路徑我的母怎受那無限

思想起不由人心中酸痛尋不見高堂母怎樣

五閻君他不該擊掌賭勝言我母罪孽大不得

細思想還是娘主意不定大不該開了齋日每

自造下無邊孽受罪理應也難怪五殿君大發

又看見毒蛇獄盤旋亂動只唆得男合女齊發

問鬼卒這些獄罪犯何等卒答曰是陽間乖巧

或打蛇或毒害魚蝦喪命到陰司毒蛇獄來受

正行走抬頭看又是凶景觀見那鋸解獄令人

此獄內眾鬼魂悲哀傷勵倒綁起使鋸解真真

叫鬼卒把鬼犯過惡來稟言工匠使法令害人

目連僧問此言心不安靜嘆塵世盡都是迷昧

勸世人在陽間速發醒夢切不可依己見任性

入地獄

入地獄諸刑苦由他弄擺到此時想後悔悔之不能

有目連各獄中一一遊盡找不着生身母行止不寧

去見了都市王細細問再着我娘他又往何處行而

目連各獄遊遍心甚驚憂尋母不見來至九殿都市

王聞聽大孝目連來此問母遂下殿迎接來至殿上

施禮已畢分賓主坐下目連問道奉旨尋母來至陰

曹九殿尋母不見動問王爺我母如今現在那裡安

身王曰你母罪有不赦九殿大小地獄二百八十九

層皆已受盡打入鐵圍城阿鼻地獄受罪去了目連

聽得此言遂告辭下殿正直來在鐵圍城中只見黑

暗層層不見星斗高有數丈圍轉俱是生鐵鎔成上

掛各樣罪名無數若到此地獄之人永不得發放投

生

第一等雷擊死者准入此獄第二等逆弑父母者准入此獄

第三等臣弑君者准入此獄第四等刻害忠良准入此獄

第五等欺寡殺孤准入此獄第六等奴僕返主准入此獄

第七等 為善不終違法 反戒准入此獄 第八等穢經汚神准入此獄

第九等欺天滅理 准入此獄 第十等弟返兄者准入此獄

第十一等妻謀 夫者准入此獄 第十二等亂倫欺姦 准入此獄

此總大地獄以上各條所犯罪孽遊遍九殿地獄受盡苦惱然後發在此獄受饑餓寒冷永墮沉淪不能超生依此成之無違特示

目連一見各條心中愁慮想母不能超出苦惱心中

何安遂駕祥雲越城救母誰知此地陰風颯颯黑氣

白下佛地

騰騰不能近前哀慟不止此獄不破我母如何超昇

不如去到西天求佛慈悲我救我母於是離了陰曹

駕定祥光來至西天見了佛祖叩頭合掌頂禮慟哭

哀哀道蒙佛祖慈悲賜旨尋母九殿遊遍不見細察

其詳我母在鐵圍城中不能超出望佛祖慈悲 世尊曰想母

母親罪孽甚深你若救出豈不違三曹之律條目連

聽得此言即在大雄寶殿哀哀慟哭起來

聽佛言三曹議母不 可救 不由我目連僧珠淚 長流

無奈何大雄殿哀哀上尊一聲佛祖爺細聽從

我為母不辭苦纒往西一心想救出母方能罷

蒙佛祖賜勅旨恩同地遊九殿救我母不能頭

現如今鐵圍城在把罪無奈何回雷音望佛解

慈悲思母開齋宛造李有金奴與劉假前世因

用巧計哄我母茹葷飲無非是冤報冤仇要報

雖說是傷生靈賞還非我情願積大善代母加

若不然我目連願替受乞佛祖打救母早離獄

錫杖、紅珠

說甚麼三曹議不能赦念念我盡子道也把情

目連僧大雄殿痛哭破佛祖爺垂憐憫惻隱下

佛祖見目連為母心切情不得已遂謂目連曰賜你

錫杖一根凡大小地獄一振即開賜你紅珠一丸地

獄黑暗不明紅珠一照通天徹地光明目連接過錫

杖紅珠謝恩退班而出遂駕祥雲一透鐵圍城而來

不題且說三曹官與閻羅天子商議傳劉氏一案論

爾所犯罪孽應該永墮地獄有兒子大孝目連遊冥

山西平陽縣王家庄

白下

鐵圍城

母子相會

尋母有功罪免一等發放山西平陽縣王家庄投生

商議畢遂詳文與轉輪王那裡去了於是目連接落

雲頭來至鐵圍城邊錫杖一頓振開鐵圍城明珠一

照黑氣層層盡化為白光如同白晝一般城中惡鬼

紛紛外逃目連來至城內尋了半個時辰方纔尋着

母子相會抱頭大哭

劉四娘一見兒傷心

萬不想母子們今日

幽真傳

三

目連僧與娘親抱哭
一見面兒與娘又喜

自那日娘回家與兒
都只為為娘的開齋
我自從到陰司娘更
每一殿娘亦曾多受
三官堂鄧都帝隨處
只說兒不救娘常常
虧我兒土西天不辭
像我道行孝兒天下

同聚
造罪
受罪
行穢
責備
受罪
勞瘁
無對
解危
生非
災危
吃虧
施為
不迴
罪陪
相隨

幽真傳

三

古今來報親恩我兒魁為魁急比得先賢古底豫無
母子們只哭得如酒大醉大久離別今相逢珠淚下垂下

目連見他母親哭得如酒大醉半時方醒抬頭不見
母親驚恐不已問道我母那裡去了旁有一鬼答曰
十殿命鬼卒抓去目連聞聽手拿錫杖明珠竟往十
殿而來於是轉輪王接了三曹詳文一看命鬼卒將
劉氏真魂抓來發放投生去了轉輪王見霞光閃閃
直透殿前知大孝目連來也遂下殿迎接來至殿上

施了一禮分賓主坐下目連問道時纔鐵圍城中正
與母親說話一時不見聞聽你命卒抓至此地又往
那裡去了轉輪王曰善哉善哉你母豈能救乎想他
輕聽奴僕播弄開了五葷罪惡已極時纔三曹令下
放你母投生去了目連不信遂拿過生死簿一看發
放平陽縣投生一隻白犬目連查清號淘痛哭離了

陰曹轉回家來

目連僧離陰曹哀哀慟悲慟哭一聲生身母這樣苦情苦

二百八十獄

費于心纔求得佛祖憇

賜勅旨到陰曹來尋親娘

鬼門關兒一見凶惡之境

到此地誰個不胆戰心驚

心思想人一生養育情重

捨這身拚着死要到冥幽

幸喜得冥王爺大有隱惻

觀面時觀容顏極其欽敬

提娘親陰曹府神鬼恨怒

一個個唆銀牙切齒眞生

十殿王照實行依律判定

殿殿刑獄獄苦毫不情順

一聽得此言語心中酸痛

辭問君下殿閣要把尋娘

我一殿又一殿尋之無影

凡二百八十獄俱各行遊

尋不見問冥王纔知情景

罰只在鐵圍城不能昇起

聽一言纔來在鐵圍城邊

迴垣圍盡都是生鐵煉成

駕祥雲我欲待要把城進

霧沉沉黑暗暗不能身進

沒奈何回頭遊西方路徑

雷音寺大雄殿佛前求

佛祖言三曹議依律定罪

救母親違天律實是不能

聽此言抱佛脚哀哀悲勵

只哭得佛祖爺發了慈悲

賜錫杖與明珠兩件交送

二一次到地府纔破獄門

用錫杖開鐵圍天搖地動

紅珠照陰氣退現出光明

幽冥傳

三

進鐵圍見母親相愛相敬 扯着手抱着頭哭訴苦情

我目連只哭得人事不醒 睜開眼看娘親無影無形

問鬼卒言輪王命人定捨 因此上執錫杖上了庭公

見冥王我看他何言應答 他講道三曹令發放生投

展開簿細查看過惡甚太 知他言實不虛果是情真

受千辛並萬苦真是幸無 到如今兒在西娘在存東

目連僧正行走用目一睜 見一室仔細看自己門家

進門庭眾家丁向前迎接 問情出一個個淚落頓長

萬貫財盡交與家人頓安 我要到平陽縣去尋親娘

凡家中諸佛經一概盡收 備辦着經担而即便趕程

陰曹府這法律絲毫不紊 我的娘受苦罪怎得超昇

任發放總不能無踪影無 難道說我目連罷了不成

心思想自嗟嘆正趕路徑 抬頭看又到了平陽縣中

正行走見牌匾高懸如鏡 防惡犬在面前咬害傷人

目連僧見牌匾即知情景 來至在府門外暫把足停

呼老翁施禮出言便問 老翁言叫師傅不要高聲

平陽縣

幽真傳
我家下有一犬凶惡得緊且問你到我家所爲何
老翁言畢見白犬已在目連面前站立雙眼流淚老
翁一見大吃一驚便向目連問道這是何故目連道
此非別也這是我母劉氏王舍城人氏因持齋反戒
殺生害命犯了佛規地獄受苦我也尋遊十殿未能
救出閻君發放此處投生多蒙撫養感謝不忘求員
外捨之化與貧僧如何員外見此事真奇遂化與目
連目連將犬放在經筐將經收拾一頭遂辭了員外

挑起而行員外見此情由始知天理循還陰果報應
看破紅塵也就發心齋戒修行不題單說目連將經
與母担在肩上思想經若在前豈不背了母親母若
在前豈不輕了佛祖無奈橫担在肩直往前行真正
是誠可格天目連來在深山忙得城隍土祇小鬼將
樹木分開使目連平蕩而行時來在西天雷音寺放
下經担來至大雄寶殿俯伏在地求佛慈悲如來
佛曰我弟子果立大志救出你母名傳千古孝顯天

下遂叫達摩領旨下殿使動佛法將劉氏換去畜皮好
來受封如是達摩領旨下殿來在金階將白犬喚來
口念佛號照白犬吹了一口雲時轉爲人身目連一
見笑容滿面達摩問道劉氏青提還是吃齋還是吃
葷道劉氏纔脫畜皮不醒人事貪圖口味聞聽此言
便答道我還吃葷達摩聞聽呀呀呸將文筭一掃仍
是一犬目連見之哭倒在地哭了一會來至佛殿俯
伏在甬求佛超拔

我佛如來開語勅封曰目連功果圓滿九玄七祖俱
受勅封

傅象封爲福德全仙

張有達封爲金剛大帝

伊俐封爲金童仙子

目連封爲幽冥教主鎮守幽冥

劉氏青提封爲獅子吼佛每逢朔望大吼三聲
十王前來朝賀幽冥教主弟子目連你爲母遊冥打

破鐵圍城放走八百萬餓鬼命你分性下凡投胎脫
化黃巢收回八百萬餓鬼若有功自有封贈言畢
眾皆謝恩各自退班後黃巢收餓鬼時錯斬一孕婦
論天律該墮地獄一次念其極孝超拔青提以證佛
果故立下七十二願撤空地獄纔加封幽冥教主地
藏王菩薩

此傳因果傳世間善惡報應甚森嚴爲人始終皆如
一莫學口是心非男目連行孝天下少十磨九難結

佛緣看來因果毫不爽仇報仇來冤報冤從此看破
迷途路去去恩愛學清閑因果報應藏金丹世人慕
道於是觀道有魔考能精進何愁功果不滿圓九轉
丹成無外理高懸紅日照大千似相非相掃塵垢一
顆明珠現佛前有人叅透禪機語翻身跳出天外天

國子監

三

聖諭敬印壹百本

戊午年六月十九日

王國壁
浩然乙乾

謹遵

